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宗伯集卷七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子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顧裕涇

欽定四庫全書

宗伯集卷七

明 孫繼皋 撰

行狀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
事府事贈禮部尚書謚文恪徹菴周公行狀

萬曆丙戌十二月二十九日故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徹菴周公卒於長安之私第明

年丁亥二月大明會典成政府疏纂修勞最公有詔予
公卹其母以卒官掩成績於是吏部奉詔疏贈公禮部
尚書禮部檄所司致祭工部治葬遣行人董厥事並獲
視二品翰林議謚上特賜謚曰文恪隆恩異數自國朝
二百年來於卿貳無兩嗚呼休哉公之子官生炳文等
徒跣數千里且哭且扶以公喪還里門卜以今年戊子
十一月十五日葬公九龍山諭塋私懼純懿鴻燦湮鬱
弗章無以示後世明不朽將瀝血乞哀於當代之元老

鉅公憐而惠之銘若表若傳而屬後學繼臯為之狀狀
曰公諱子義字以方儆菴其所自號世為我常州無錫
人其先有諱志善者累高貲高皇帝時以養老召見闕
下抽一子從軍滇南籍始隸軍是為公高祖志善五子
次諱昌言是為公曾祖昌言子明遠公諱鑑美文行是
為公祖明遠公子月川公諱濬工古歌詩書工小楷薦
紳學士慕好其風雅是為公父蓋自公祖父皆倜儻喜
施予不屑屑事家人生產而家遂落然皆以公貴贈通

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祖妣陸妣吳
並贈淑人始月川公舉子晚長曰沛泉公子敬其次為
公公生則月川公艾矣公又羸善病月川公絕憐愛之
甚於愛沛泉公而公五歲即善誦書一覽輒記不忘十
二善屬文十五游里中殷孝廉先生之門殷荆川先生
高第弟子也意不可一世獨見公遜謝自以不及十八
就學使者試御史馮公寘高等以儒士試應天不第歸
而下帷發憤以為俗學徇華絕根要以梯榮階進則可

耳不可謂本領工夫也乃取五經及宋諸儒書暨國朝
文清文成虛齋諸說切磋究之口誦心維久若有得間
本章句參互註疏輯為一家言用以羽翼經傳曰諸書
彙語凡二十卷而復摭所自得別為目錄見聞凡十卷
自是公於理學特邃所為制舉義亦特高而不幸連持
月川公吳淑人喪服除為嘉靖辛酉始舉應天試乙丑
舉進士高第改庶吉士讀書翰林公故嗜書業被選則
多購求書窮日夜讀不休月再試內閣所為詩賦流傳

藉甚而公殊不自喜曰儒者經世亦欲以實學濟實用耳獨奈何蕭然敝精神於壯夫所不為者哉詘詩賦不譚即譚不欲求工然有所獨至卒未嘗不工也隆慶改元授編修與修世廟實錄戊辰分校禮闈已巳持節充正使冊封荆藩還朝秩滿給恩命如制尋奉命管理文官誥勅充經筵展書官仍修實錄當肅皇帝初年稽古禮文之事最鉅以繁而公所纂自五年至十二年靡所不蒐採心獨苦壬申陞南京國子監司業南中諸曹見

謂簡遠相習為具文而國子尤窳惰不振公至則攝大司成事奮然曰留都成均夫非豐鎬辟雍耶聖域賢關於是乎在詎令陵夷若是升堂容禮甚嚴退則檢功令進諸生相與剖析疑義諸生執經園橋而聽者人人自以虛而往實而歸也一切差假視試次試次視其文即故人邑子不借以私而公實行之以寬有不率譬之百方不輕扞以法以故後先陟大司成至者按公成事相守若憲令而最後稍行督責荼毒周全之謠且形奏牘

矣初江陵當國用操切為政公所首舉士余給事懋學
居南垣抗疏指摘言極愷切江陵疑公所授意銜之甚
然無以中也乙亥滿考赴部詞林前輩若今大學士申
公王公皆以公且留不當復南而公竟守故秩以去會
內計掌南銓者嘗以他請不行故亦銜公又希江陵指
思齟齬公以為媚而一時清議閼然不平其人則佯驚
此非予意也公以此杜門請自免而諸生每晨起大集
跪門外哭泣願夫子無終棄二三子如是者累日公為

感動復勉出視事無何江陵奪情議起南中九列業具
疏留有謂監寺不可無疏者同列商之公公指所名堂
顏此何也卒不具疏留冬量移國子監司業戊寅夏抵
京師六品且再考始進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已
卯秋典試順天俄奉命清理武黃庚辰再分校禮闈夏
進國子監祭酒尋充經筵講官公為祭酒如司業而法
加絃繩貴倖子一若寒素寒素子精力於業未嘗不津
津寵異之也諸小侯以習禮至者必與語忠孝大節卒

業受事絕不復與通時江陵用事久公卿多出其門造請無虛日而公獨耽守寂寞課士之暇兀坐一堂以謂國家更二百餘禩典制大備著述彌詳賢士大夫言行爛焉多佚不傳爰稽寶錄采裨官思述一代掌故勒為成書以自表見往往至夜分不偃披焉故事諸生例月給餐錢惟是南雍賦郡縣時羨北雍多倚辦九闕稅主者每告乏諸生有滿歲不得給一錢者而奸胥猥持其空券責之官如責負甚或貸私錢佐公費屑越幾不貲

公約已繩下省煩節冗約諸生非親持券不得給蓋朞年而足踰年而貧生得預請三年而所積餘千金錢幾十萬乃大修葺公解不仰費將作餘且以賑諸生之死而無歸者其綜理周密皆此類也壬午以皇長子生給封誥如制癸未晉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未幾轉左比祭酒未有三年淹者而公獨竟江陵沒始徙官二月知會試貢舉尋充會典副總裁先是會典修數歲無成功公故明習國家事則自命此余職也安可使

此書不成於余手乃輟嚮所輯故實一意會典字勘句
櫛寒暑無所間卒以籍奏厥功茂焉夏奉命教習庶吉
士冬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官如故甲申議文
廟從祀公疏王陽明陳白沙二先生可祀胡敬齋蔡虛
齋呂涇野章楓山四先生不妨以漸議祀而深著紫陽
內外兼體之學非徒求諸外者且証以所與呂伯恭書
學者以求放心為主等語大懼後學棄循序漸進之階
梯希躡等徑入之門路將道術多岐無以持一統而同

教化慮至深遠廷論倚之冬禮部尚書闕吏部以今尚
書沈公及公名上上用沈公然中外固心儀公旦夕且
大拜也而會上置相今大學士王公即家召起於公為
前輩山陰王公自講席延登兩公同日入政府實上所
特簡以故公不與推轂人意公不自得公正色曰夫當
官任職亦懼不稱耳誰能越職而希卿相之位乎且古
貞臣志士聞以位讓未聞以位爭入而考定會典出而
課諸吉士切劘其器業意殊得也乙酉冬公病瘳疏請

假上為予假遣中使視疾賜蔬豕酒米等物尋滿三品
最聞上復遣中使賜羊酒鈔錠吏部請給勲階誥廕如
制丙戌奉命副王公會試天下貢士尋充廷試讀卷官
於是公所病痔旋發旋已自以精力嚮減慨然欲上宮
端印綬遽去走謁大學士許公王公且陳將疏請狀二
公咸重公端亮博雅不可使去朝廷力慰止之而公請
愈益力許公則危言曰我固當避賢坐此公縮舌然未
嘗一日忘去也御史某新從外來將撼公洗垢吹毛無

間置喙則謂公前不與推轂當亟去語侵公甚賴上明
聖却弗省俄降溫旨以公學行素優勉留公公再疏乞
骸骨明人臣分義且曰臣實有狗馬病不能終事陛下
旨再下特峻不得請而三相君亦再至邸諭上意又歲
逼除履端大慶非遠公為不得已出顧意有所不可一
日召其子誨之曰爾識廉恥字乎夫古所謂恥在行已
之間而今所謂恥在勢位之際此正憂在世道爾小子
識之春日大官設春餅公與宴歸而薦歲事檢點架上

書雍容如平常厥明奄逝實無少疾云公天性孝友內行淳至木訥寡言笑款款若愚而蹈矩履繩望之知為正人君子事月川公吳淑人以壽終然月朔薦新歲時致饗輒泣然掩涕以為生晚不獲早貴逮祿養也事凡沛泉公恭甚以日月上起居不乏絕姊孀於陳力撫其遺孤曰幸逮吾祿也居恒無疾言遽色閨門之內不啻如賓諸子偶得過不誚讓惟色怒對之改而止不言而躬行家庭化之有萬石君之風焉日有日程即一言一行讀

何書所接見何人備書以自鏡夜猶卜之夢寐晨起家
人望其色而知其夜夢有愜不愜也與人交不解為寒
暄軟語亦不習為齷齪疏節自揖公輔逮疏賤斤斤一
稟於禮惟是敦舊篤故扶顛振急如恐不及友人陸應
貢守都下生館歿殯親為銘其墓邑陳丞死綱運賻而
歸其喪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架上書積萬餘卷多所手
校朱墨沸焉至世所稱古尊彝圖畫珍奇之玩不以關
目也室無衣帛之妾飲食供帳揃於寒士數貽書戒諸

子慎毋買田宅為富人居貧者士之常也其簡儉如此
繇史官歷卿貳掄才造士所識拔士大夫遍天下而絕
不肯以咫尺書私於人人亦不敢干以私請託無所許
問遺無所受當晉詹府一邊臣餽可百金公恚曰焉有
人臣糜帑金若是而能飽戰士扞疆場者吾不忍受也
卻之固忠清孤介一心營職中間國是屢搖公屹焉中
立終不與時俯仰持方枘納圓鑿不無齟齬於世然衆
方走勢利如驚而公獨塊然跡與衆遠故雖忤者卒亦

莫之忌云蓋公歿而舉朝之士無不驚悼悲惋抱賢人之嗟及易名之旨下而又無不舉手加額以為此吾君吾相萬世之公也嗚呼亦可以觀公生平矣公所訂正書梓在南雍者有周禮史記五代史而子彙則所自編輯者也未梓者有綱目纂要史漢類纂所撰著則自穀語日錄見聞外有中書直閣記謂相臣係天下安危人為品隲媿憑具載以徵往詔來顧不以示人有國朝故實則卷幾二百草創未就所謂輟之輯會典者也所評

選則有左國諸子韓非唐詩皆藏於家公生嘉靖己丑
四月初十日迨卒得年僅五十有八配趙氏封淑人子
男四長即炳文次炳謨繼臯無似於公為桑梓後進而
又踵武詞林逮事公為官寮公之逝也啓手啓足繼臯
實與焉退而痛公誠心直道完名亮節士林所宗仰自
惟卑且近不敢逖引古名臣舊德挈而張公歸求之鄉
之先賢則公者邵公文莊之後一人而已蓋文莊當弘
正間文章政蹟雲蒸龍變業躋崇臚矣而以忤權閹廢

乃復興晚宗伯之召堅卧不起論者以為天之不欲究
公之用也公致身禁近闇然真修早負公輔之望而以
忤權相徘徊兩都時異事異漸邇樞軸而公不待矣寅清
愍綽宣在幽壤亦豈非天哉然而勲名滿朝著述滿家
嘉言善行蔚可師法者滿邑里不朽大業後先輝映異
時倘俎豆兩公於九龍二泉之間雖百世可也繼臯無
似何敢輒評騭公謹因官生炳文所撫遺事聊為條具
而復綴之如此伏惟當代之元老鉅公覽而財擇焉

通議大夫太常寺卿掌尚寶司事仰齋徐公行狀
當肅皇帝朝社稷鈞衡之輔時則有若華亭徐文貞公
澄濁柱壞決疑扶危功德隆隆爛焉信史矣而趨庭稟
訓家而忘其官官而忘其家以安文貞公相位幾二十
年維是長君太常公力多焉臯生晚辱詞臣後不幸不
及事文貞公而幸獲偕其冢孫元春舉進士甲戌元春
亦嗣為太常也於是公卒且葬今太常手遺事屬為狀
臯習公顯懿熟矣其何敢不卒役公諱璠字魯卿初號

雲巖中更號仰齋仰齋云者以文貞公嘗顏其齋存齋也文貞公諱階仕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薨而贈太師得今謚名壽榮哀於人臣無兩天子嘗推恩於其父寧都丞黼祖禮曾祖賢並累贈如文貞公官母顧祖母黃曾祖母沈並二品夫人華亭之所謂佛子徐者始大以熾為江左鼎族而公之為文貞公子又賢也公兄弟凡三人仲琨季瑛並以四品服俸守尚寶司卿而公居長公生故文貞

公編修翰林時也母曰沈夫人文貞公論孔子祀典不合謫推官延平而沈沒公甫踰暮晷耳則鞠於其祖母顧太夫人自延平擢僉事提學浙江始置繼而公復育於其繼張夫人自少凝遠不好弄稍長治毛詩精其奧義為丈伸紙落筆不點竄而公纔十五遂為其郡諸生試輒魁其曹人無不心儀公一第芥拾矣而都肆應天即報罷公弗為挫愈益發憤結知名士為丈社切磋究之會文貞公召拜祭酒國子陟侍郎禮吏二部用三品

滿廕公國子生復藉甚六館諸生間人且不敢以一第
盡公而一夕蜚語公聞擲卷流涕仰天太息士何必甲
乙賢書而後茂且豎乎夫汲長孺范忠宣不任子起耶
何凜烈也歸而盡棄故所習舉子業一意讀古人書間
考論朝家故實四方利病蒐獵揣摩幾得一當而文貞
公俄以舊學臣延登公如京師省覲遂為選人吏部授都
事右府再歲轉署經歷後府又一歲考滿轉署經歷宗
人府於是大臣子官參軍者往往相仿效為貴倨事幕

府示驕蹇以為固當而公執禮獨恭相競為鮮衣怒馬
沈湎陸博以明得意而公獨兢兢思其職右府羈降卒
百餘曹也人或犬豕畜之公為給毳衣酪飲必豐必時
毋違其性後府校戍遣必據實毋飾空文收內供薪葦
必衡其值毋以金錢飽猾胥而身染指其羨宗人勘王
國名封必權縣官費幾何以為憂毋第度高閣蓋公負
用世實才而又抱其實心乃爾遷知府雲南廣南丈貞
公援故事請留侍得尚寶司司丞承壽宮灾司丞兼營

繕主事佐將作拮据擘畫膚裂而足趼不百日奏功上大悅賜白金雲雁衣蓋異數也超拜太常寺少卿久之以少卿領尚寶司事最後用文貞公一品十八年恩晉為其寺卿領司事如故公之領尚寶始與其寮鈞禮惟是勲臣衛士銅符魚鑰夙夜出納必慎必親符政一新焉遭今上登極公受三品誥亦廕一子國子生公果茂且豎不必遜甲乙賢書也而一日忽念父子乘肩輿入朝得無虞盈滿疏乞致其仕部議持不可引辭祿養親

例以覆而文貞公尋謝政公遽以間身扶持行朝紳始
大服公蚤見云初文貞公位亞相也分宜實柄事分宜
老且悖厥子世蕃專盜上威福以行其恣睢官以賄成
若列肆然又好逢上怒為文致刻深起詔獄杖繫賢士
大夫風天下附已文貞公身秉素絲之節而無以易也
抑心篤緇衣之好而有所弗能爭公行文貞公令請託
無所許餽送無所受務為粹白以相磨礪而又行文貞
公意先後保護詔逮諸臣若袁公世榮楊公允繩吳公

時來董公傳策張公紳生者進藥食死者調棺斂幾中
分宜螫無所憚天下以此多公且喁喁嚮文貞公矣而
自文貞公請老公復緣其意為德於鄉鄉人窘賦役則
勸義田子弟艱於學則置義塾囚繫郡獄而監則闢其
門三楹歲凶人飢則捐粟設糜疫則施醫藥給槥具大
寒則散綈絮目觸心惕所以施惠非一而公之從兄弟
死無嗣者娶婦孤女無依者疏族之吉凶無告者姑之
子姨之子若女而寡者母夫人之所自出而餒者執友

之才而貧者公倒囷傾橐為置後以祀為授室以饗為
置田以贍為入貲以貢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而宗黨鮮
不穀之子不祭之鬼貢者且領京闈解驥貴矣則鄉人
復以此多公而公顧不責酬海中丞為政齊民望風指
跼跼公家幾破公弗恨新鄭修郤監司守令望風指跼
跼公里中無貴賤眈眈幸魚肉家又幾破公亦弗恨籲
而呼天文貞公東山無恙於吾願足矣新鄭敗而事立
釋家得復完今太常捷狎至文貞公優游開八袞天子

遣大行人齎璽書存問恩寵希特照耀宇內向謀魚肉
公者乃皆噉指咋舌不自得世以為有天道焉公喪文
貞公易戚兩至葬而廬於墓生恨不識母夫人事繼母
如母也諸父為少司寇覺菴公奉之極恭謹處仲季間
白首無間言少而食貧老而甘麤糲山海珍奇之味不
以入口花石禽魚古尊壘敦彝之屬不以闕目衣冠古
朴不問不知為九卿鉅僚也恬愉澹泊不知為宰相子
也蓋文貞公相業獨盛乃所從道德性命之學有原本

焉意嗣哲紹聞公家庭所濡染深矣公素強無疾晚而
病痿痺又三年而病瘡竟以不起是為萬曆壬辰二月
九日距生嘉靖己丑五月二十日子十一人臯惟國朝
名執政蓋兩文貞云其一為廬陵公廬陵相四朝為國
宗臣開八袞卒官休矣而獨以太子故功名損於末路
華亭篤槩平格君臣始終以方廬陵不啻過之而又幸
有賢子若公也居則能其家仕則能其官父子同日出
長安城門比於二疏身名俱泰榮華到今不亦完福歟

今太常撰遺事猶痛念其厄夫不厄不亨假令分宜不
共政天下不多公忠廉新鄭不修邵文貞公不睹十餘
年之安里中兒不構釁公健不病今太常不急請公疏
乞身御輦輿更諸子家飲極歡效陸賈故事也夫惟亨
故思厄思厄故見亨之樂矣公之為文貞公賢子而又
今太常之得為公賢子者豈非天哉臯不敏謹擬其大
都如左以備當代立言大君子採擇

周母趙太夫人行狀

太夫人趙氏故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
事府事贈禮部尚書諡文恪周公之配也太夫人累封
淑人而文恪公卒官厥子炳文以父任仕都察院都事
歲滿太夫人晉今封視文恪公二品贈云太夫人之卒
也而都事君業前卒其仲國子生炳謨將拜疏請卹於
朝以日月之吉祔太夫人諭瑩先期謀丐所不朽於當
代之鉅公元老而條事行使臯為之狀臯文恪公後進
士且姻也鄉者則嘗狀文恪公矣於太夫人奚辭按吾

無錫之趙相傳出宋申恭裕王德父之系諱公璣者始
來占籍族蕃以雄凡若干傳而為太夫人父小江公勉
之饒於貲侔儻好義負人倫鑒母顧實生太夫人太夫
人生而有貴徵稍長凝重端慎言動矩矩小江公奇愛
之不欲以耦挑達少年而陰求敦厚有器識者而文恪
公少而成諸生魁其曹巍然慤士小江公一見喜曰此
真吾婿矣太夫人乃字年十九歸文恪公文恪公父贈
侍郎月川公母吳淑人皆已老家適中落文恪公則授

書里中資脩脯以養十九在外而太夫人以時候起居
無闕吳淑人治家嚴朝夕饗飧一糜一飯須白乃許太
夫人身立井臼間親問姑所欲米幾溢耶而後敢即炊
以為常吳淑人病太夫人親為抱持櫛沐浣中褰調進
湯藥三歲靡所厭苦蓋惟太夫人婦而後二老人安也
箸且安簞褥也亦惟太夫人婦而後文恪公安館穀已
二老人相次沒文恪公廢著以葬少資僦屋不足則太
夫人脫簪裾佐之而後逝者安於北而生者安於居且

安於讀於是文恪公辛酉舉應天乙丑舉禮部選吉士翰林遂為其院編修出為南國子司業久之改北轉洗馬司經局晉祭酒擢禮部侍郎己秩吏部視詹事篆太夫人皆從文恪公故嗜書自以通籍詞林得竟其生平所欲讀矻矻不減諸生下帷時而太夫人念子女繁手紉緝不少休亦不減諸生婦時文恪公不欲家於官砥礪冰蘖而太夫人謹身操作亦不去蔬布從南雍產最少女襁而自乳或勸太夫人貴矣何乃自苦為太夫人

顧謂我數自乳兒今胡不然且我縱自逸乃公苜蓿齋
中有餘糈耶文恪公則嘆以為今薦紳家淑媛清德往
往不乏至如此件實人情所獨難咨嗟稱異焉文恪公
在南雍也而江陵相當國南垣余給事者文恪公所首
舉士也上疏詆時政江陵奪情公卿聯疏留而文恪公
不肯署名留京為京察南銓有希旨相齟齬者文恪公
不自得思引疾去太夫人好慰曰士在所自處耳顯晦
命用舍時也即去能違之乎乃希旨者卒亦無以中也

而冉冉逼兩考始量移北則江陵愈益侈文恪公以其
鈍口樸貌與相角立無改度太夫人守蔬布修雞鳴之
警無易操後江陵敗朝局有所更易一時士大夫畸立
成黨文恪公位卿貳獨無黨孤立獨介然中流不能無
齟齬太夫人則進曰鄉者固欲歸今殆其時矣文恪公
唯唯曰會典吾專責幸垂上上而請庶以明吾為人臣
無素食也乎頃之書垂上而文恪公亦夕逝而太夫人
痛可知也曰天乎吾夫子職之務盡而其身之不暇卹

也則又曰夫子少而瘁於學老而瘁於職以死繫命也
耶絕而蘇者再維時方隆冬諸公方就卧訣見布衾練
帳擁於寒士咸驚哀泣下既以賢文恪公而以賢太夫
人婉德云太夫人哭文恪公可數年而哭都事君初都
事君簿奉常用使事歸所辭卻甚衆太夫人問而知狀
曰此而父家法也勉旃報國恩使人慕稱清白吏子使
還徙臺幕人之譽鬱起書績最然亡何亦一夕逝而太
夫人痛又可知也而中又一哭女再哭婦憂能傷人浸

淫病痰病良已又二年驟劇竟以不起太夫人為令哲
非一其舅若姑微獨生事死葬為之盡而已惟是伏臘
祠烝必五鼓起治具在邸舍將事唯謹父母家圯於役
為繼乏絕老且死為調棺殮又為收恤其子弟之有才
質者使無墮落文恪公有兄為諸生子敬同居二十年
妯娌間無片言文恪公貴而讓所僦屋太夫人忘其脫
簪裾辦也無子遣叔子為之後叔子者側室子也而太
夫人愛之如已子然夫人慈而嚴覘諸子所交名勝所

行德誼事則色喜無事而華其衣間口語小失輒對案
不食以故諸子率美文行得佳公子聲居平因鮮羸衆
索鮮羹鋹而獨不忍人危厄毋論外內親即在京師鄉
人有喪資斧困逆旅者緩急來叩門終不令空手去陸
貢士死宦塾曰是惟吾子師倉皇縫衣衾納之棺其敦
仁重義多此類文恪公四肄鄉會士三為國師再為吉
士師所領校悉朝家著令藜杖皐席幾以徇老不恒入
內入亦嚙嚙數語閨闈肅穆賓如也而出而太夫人為

謹局鑰束家衆惟懼弗飭晚稱未亡人弛嚴為寬掃一
室奉大士像其中頂禮持誦若有契西方淨慈之旨者
壽甫開七袞賓筵之觴甫撤而溘焉終矣先是炳謨兄
弟逼秋試將之南都太夫人屬之曰孺子努力紹前光
吾倚間望之試竣心動馳而還而太夫人已前一日卒
卒之日獨叔子在炳謨兄弟自以違而弗及訣也呼天
踊地若無所容於世而欲藉手如椽筆以紓其極痛語
不云乎婦人之德如玉在璞如珠在淵追惟文恪公名

德亮節幸已垂琬琰照泉壤而太夫人幽潛之懿實襄
文恪公以昌厥家微茲玄宮一片石安所托不朽信來
世乎謹次第摭而書之以備采擇太夫人生嘉靖辛卯
正月二十八日卒萬曆庚子八月十八日得年七十子
男四諭塋在龍山黃家塢之原

特旨晉太僕寺卿致仕繼山王公暨配鮑宜人合
葬行狀

歲己丑南京鴻臚寺卿臣鑑言臣行年七十老矣臣位

列卿於例不得用年請顧臣哀且病筋骨怠惰禮文之事臣力不任願早放歸田里避賢路書奏上為下吏部吏部為言臣鑑久廢強起其人廉於進勇於退所請宜曲徇或稍增秩益級以明陛下惜才獎恬至意詔曰可其進鴻臚卿為太僕卿致其仕於是中外簪紳之士無不相與咨嗟嘆息慕太僕公之賢而頌天子之聖也曰當官弗尸其祿愛士弗窮其力君臣之間具有終始如此公歸甫半歲則病腴又半歲稱篤忽而捐賓客逝矣

悲夫悲夫國亡者碩邑喪典型風流可師月旦非邈我
思哲人豈復有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如公者乎豈復有
獨行不媿影獨寢不媿衾如公者乎豈復有清如水介
如石如公者乎豈復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如公者乎
公之子孝廉將以今年辛卯葬公青山蓮花峰之麓啟
其母鮑宜人兆來合而手遺事屬為狀余故嘗執經仲
山先生之門於公通家子也然生晚不敢以雁行進而
公行甚高余北面事公久乃受簡狀焉謹按公字汝明

別號繼山王於江左為大姓入明有諱宏者居錫之三
登里用人材判兩浙鹽運卒官有清惠稱子二長惟一
次惟新惟新抽戍遼而惟一自浙還葬運判公錫山下
生子五長伯常公經有任俠風伯常公生槐菴公宗槐
菴公生樂莘公澤樂莘公故諸生有名然不售以其業
授二子先後成進士遂以其官累封奉政大夫南京兵
部車駕司郎中配錢宜人二子為戶部員外郎南山公
召廣東按察司僉事致仕仲山先生問仲山先生余所

執經其門者也嘉蹟滿郎曹鴻述滿家塾翰墨聲華滿
天下居而遠近師尊之歿而祀之鄉賢祠之泉石之間
配李宜人實生公公生純慤端古自其少時仲山先生
守南兵部其尊人奉政公耄難邸中養公業代為子家
內外事無所不總統矣而公不以其故妨業結約譽髦
才彥相與切磋其藝藝日以有聞二十補博士弟子員
已酉舉於鄉已未捷南宮會聞奉政公喪輟大廷對歸
而慰仲山先生草土之次益讀書深山中所謂譽髦才

彥乃皆執經稱弟子依然河汾教授矣乙丑對大廷賜
進士出身授山東武定州知州公下車則矢諸神曰守
不德辱在茲土惟是錢穀刑獄守所職也守今與神約
無私羨無私鍰否者神立殛無赦升堂吏抱牘而趨第
兩人餘鼠竄雛伏不可跡公怪而問而知以逋賦故不
勝上官掠也下教與百姓更始自今徵用條編法徵必
以限限外有罰百姓安其有程而又樂其無羨也大家
牛車小家擔負不逾時逋為清吏亦稍稍來而又會當

編戶戶則凡九公虛心推腹間助以咨訪所下一州
稱神無論貧者獲減損額手歌德即富者踴躍騫義矣
州故任種馬馬不蕃息縣官索馬往往賈厚直買青充
馬以充民最為苦公言上官銀馬等耳折銀易馬便州
自此遂不苦馬而所謂商稅者凡數千而多故守所囊
橐也公絕不為染指第以其餘招流移給牛種墾荒荒
為熟戶口來復無算公曰民可以教矣則創書院課士
膏火之資捐俸入以給士感且奮朝絃暮燈彬彬顧化

也公又最慎獄有李讓以微青誤大辟公一訊出之十年沉寃復見天日而元兇若高若胡凡數輩橫行墟市官司莫敢詰公以計擒之悉伏其辜一水必酬之錢一衣必倍之直廉公有威吏懾而民安一時當塗如河道鎮山朱公巡撫芳洲洪公臬司念山羅公無不引公為助所條上著為憲令旁郡邑有疑事必借公為平亭公亦為之盡力飛檄嘉獎舉尤異非一俄應召入為戶部浙江司員外郎武定民不能留也當是時襄毅楊公佐

太宰以為公賢者其公清可以表俗其純白可以秉鑒
疏改公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歷考功再歷文選陟稽勲
司郎中公在事所司吏役辦撥故事出都吏手公弗許
也為闡而定之所名罰班罰贖納辦等例以資僕馬公
一切弗用請託無所與餽遺無所受自太宰而下愈益
敬公倚為重而公忽念仲山先生春秋高力請告歸侍
歸可數歲許中間即家起者再公堅不赴久之持仲山
先生服服除又數歲許公自以吾木彊人也吾不能利

方而為圓揉直而為曲吾其將終焉甲申朝政一新搜剔巖穴幾盡臺省交薦公宜超拜乃起公故官公幡然曰吾今乃可以仕矣遂理裝出公還稽勲則公向所與同官及同年舉者皆已翱翔至大官公陳人古物跋跋郎中歸如魯靈光官長皆屈位次降接公遜謝弗為亢也亡何陟尚寶司卿尚寶所職曰牙牌銅牌常參官所懸以出入而禁士所佩以宿衛者也歲久法弛多遺蔑不可問公則有稽覈之疏又所職曰誥勅用寶寶不時

用即無以重綸綍殊榮寵公則有畫一之䟽上皆嘉納
令所司遵行至令牌面五載為一清寶以春秋季遞用
云踰年益世子當封公奉命充正使持節往冊禮成從
中道請告不允固請南乃得南京鴻臚寺卿鴻臚於南
中最冷局而其屬轉相習為冗散溺其職公弗自菲薄
也亦弗鄙夷其屬行求得演禮亭故址白大將作葺焉
以月朔望令寺官習禮其中傳趨贊拜威儀卒度雍然
改舊觀矣於是公辭疾上哀憐老臣閔勞以事乃進卿

太僕致其仕公既致仕而直指使者雍野李公猶移文
榜公門報命舉佚才猶褒然首公也公孝友自其至性
仲山先生雅善病病怔忡竟夕無寐公亦竟夕束帶侍
如是者凡幾月其後築菴郊垌曰綠蘿數召所善客陪
杖屨往來其間以娛志游目而寢乃始甘病脾經數醫
弗療公率子姓露禱庭下飯心斗極夜仲山先生夢天
神降藥一丸者嚙之愈蓋公少失母其事仲山先生妹
姝媛媛若不似人間父子者繼而閱兩試始釋褐予告

歸侍再起再不赴則皆以親故繼母為袁宜人其齒於公五歲而長公謹事之如母袁歿有妾曰徐曰陳實善事仲山先生以順適其餘年陳尤烈絕未嘗以色進歿而公製服以報公始配為劉宜人繼乃為鮑鮑歸公一年卒公拊膺曰吾失良友矣且吾幸有子曾參王駿吾之師也時公年才三十二耳從老蒼頭一二人襤被屏外舍堅忍割斷寥閨孤苦四十年如一日賢者以為難公女兄歸陳陳寒門也而特好學白首不衰止公遇之

猶兄妹袁出也歸殷殷館貳室獲親賢師友以學以卒
有立其貧也割田以佐薪水戶部南山公有子金寔逋
賦為里胥所窘公曰其傾吾困奉政公耄而生子怡公
曰吾大人行也事之甚恭內外親待公而舉火者若干
家婚待室者疾待砭者死待槥者訟而待白者若干人
周急解懸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而於師門年譜尤深所
隆重翰林含齋曹公公座主也送往事居以無隲厥緒
公力為多太守明菴徐公御史蓮渠胡公孝廉虹泉王

公皆先後與公同舉受遺扶弱所以覆露之如一公蹈
仁扶義不以踈間親不以新間舊皆此類公居平足不
跡公府口不挂時事而言及民艱慷慨持議事關公舉
身當領袖漆塘湖埂也高者連山麓易旱下者連湖波
易澇嚮署平坦科上糧民困於輸矣當丈田公為言邑
令杜山張公截高分下輕其徭賦而民以甦息歲大旱
邑之薦紳壇野外而雩公曰必扶病往掖而拜不言罷
也客勸公何不少休公嚙臆曰夫古有焚身而禳者吾

豈以微軀不為元元請命哉日一往如初公為利不私
其家為德不私其身故生而邑之人羶附焉卒而巷哭
市罷狂走失次用此始公之誕也仲山先生實夢一老
僧從邵丈莊公輿而入寤而後房報舉公公彌留之際
忽舉手曰邵公趣我矣言訖而逝此其於生滅去來豈
有所謂宿因證果者耶何其異也公所著有禹貢山川
圖釋五經摘要楚越游紀寶界集書工小楷畫工白描
然不多作以寄興而已鮑宜人先公四十年卒父曰心

本公芝以例授王國官母曰李媪宜人孝謹明肅十八而歸公公事奉政代仲山先生子以宜人能代李宜人婦也公最思慕李宜人李有妹適袁而嫠宜人迎而養之恒曰吾不及事吾姑事其似吾姑者猶事吾姑也則猶公之思慕其母也夫婉德而嗇於數身有令名而弗享其年公盛年相失矢不再娶雖惕於踐霜衣絮之事哉亦其思賢悼亡之感深矣嗟乎貞氣久漓俗化相嬗體用乖刺故鮮完德出處悖謬故鮮完名世但見公前

啓後承家有文獻以為極衣冠閥閱之盛而不知公燈
檠木榻蕭然送老生人樂事百弗嘗一世但見公履繩
約矩淳樸未散以為擅貞夫介士之節而不知公當官
盡職所居而理經綸大業百弗試一世但見公旋起旋
卧若仕若隱急流勇退置散投閒以為上若不能盡用
公公若不能盡為上用而不知臣行志君行令臣遺榮
君賜秩所以勵風植教以視積日月算功效百不當一
也公不亦完德完名者哉余不敏無所能窺公一斑聊

撫遺事為彷彿其生平而以鮑宜人附焉明德漸遐高山在仰幽局永閉片石難泐立言君子尚賜覽觀垂采擇幸甚

先儒林行狀

嗚呼痛哉繼臯不肖積孽積愆罪通乎天其身之不誅滅而以禍吾親若斯之烈也蓋不肖守官寮甫踰期也而吾父捐邸中養以卒壽不及七十不肖守服舍亦甫踰期而吾母亦又卒壽不及六十一年之間奪我兩人

顧瞻庭闈空餘響像今者傲天之幸與吾父若母之靈
卜兆而食著日而吉將以今年辛卯三月十一日丁未
忍死畢力扶而葬之吳縣山師家嶺之新阡而所托為
不朽者未有請也本之不肖抱至痛伸紙約結苦不能
為端而又吾父樸淳於世也若遺吾母病而癘於世也
若夢事行稀簡黯弗忍為飾雖然古固有獨行而傳片
言而永者不肖業迫事敢不撫所睹記大凡上狀立言
大君子庶幾憐而賜之銘若碑表若傳以幸吾先骨不

肖死不恨吾父諱臣字國英別號雪窗吾孫世居邑雙
河望梁溪城五里而遙家本農也系牒無傳焉吾高祖
士安曾祖禮吾祖守益府君友諒始入居城為陳贄守
益府君故長者能為痘疹醫察色脈決凶吉生死十不
失一人稱為神吾父吾祖母陳出也生而凝靜寡言笑
資稟秀異才十餘歲固已從里中師受毛詩讀之既駸
駸嚮舉子業矣而以食貧力不能游他師罷而更嚮醫
從守益府君受素難諸書讀之亦以既亦以力不能游

他明醫罷而吾父爰授室室為吾前母劉安人前母而得稱安人則以不肖乞詔恩得特贈云劉安人父母家少饒間能絕甘私餘佐之絕而吾父亦自旦暮僕僕耕舌傭腕以餬其口當是時雖貧父母子婦相樂也亡何守益府君卒劉安人亦卒而吾父煢煢子子以斷絃結蒯之身奉母嫠以活送往事居母子相為命生人之趣良有獨苦者而久之吾母安人來吾母亦氏劉父處士鼎母楊媪也家貧不如劉安人父母饒然吾母特敏慧

纂組刺紕之事不式而巧不飭而辦能以十指佐吾父
奉母為稍給而不幸病俄而吾祖母復不幸瞽姑婦交
困中饋無所主而不肖兄妹又最稚弱冬綈夏襪罔與
綴紉家日以洗逋日以起吾父一俯仰愈益苦於十載
前情事矣而其後不肖頗習為舉子業推擇邑諸生遂
娶於曹子衿弱冠攜荆布拜堂下而吾父始為一伸眉
也又明年直指使者兵使者試不肖高等資膏火課之
藝郡太守閩施公試必舉首不肖損食錢償其逋先後

檄入書院揚其聲名而吾父始為一解頤也又明年不
肖晉食廩尋舉於鄉連舉南宮廷對蒙恩擢第一而吾
父始乃大愉悅自謂過望然吾母病不哀止吾祖母亦
既以壽終吾父出見客樂入室即不樂傷吾母負沉抱
痼而不悟其子之幸有立也外為醺而中恫如痛吾祖
母茹荼飲藥歷艱危長其孫而不及見也於是吾父自
苦自知自知而自憐之矣而不肖官修撰翰林則迎吾
父若母京師滿考復蒙恩即闕下封吾父翰林院修撰

儒林郎吾母安人明年不肖充節使冊唐藩以吾父若
母歸歸一年當報命謀中道請告不可則留吾婦侍而
身獨往又一年始得請歸省而吾父開六表生辰與長
至日會不肖歸而張所乞公卿才彥錦綺琳瑯之詞盡
召邑之縉紳長老為高會而吾父升降揖讓從容中禮
雖夜分罷不惰觀者以為百歲人也又三年不肖還官
翰林復奉吾父若母京師不肖用九載考又用會典勞
薦躋今秩然封命不再進而吾父溘焉捐矣晷而吾母

復繼之則不肖茲苦其又誰知而誰憐之乎嗚呼痛哉
吾父為人甚質絕不解人間世有所謂機鋒械巧亦絕
不解有甘言便利可欺可逝勿羨勿援頽然葛天無懷
之遺也甚厚不以疎間親不以新間舊劉安人父母死
曰於我殯里中胥嘗逼脅酒食為所侵凌置之不復念
也甚孝歲時享祀嗚嗚泣數行下祖墓夷於豪宦宛轉
以復戒毋訟訟傷先人心也甚讓遇新進小生必引與
釣禮吾兒子師在塾必食與相對不一饕飮自便也甚

介不以寢無烟衣無襦屨而干人不以暴貴意得造請
郡邑守長居間取金錢曰吾封君素宦自其體也甚儉
澣衣敝冠閱數歲不忍棄病矣跣而下牀不肖跼進煖
履曰新吾不忍御也而在不肖初第時世俗人情尤最
易動心改度者吾父厚自貶抑慎厥原本門祚至單薄
也有以通譜見謹謝曰吾未敢知家用至窘迫也有以
婚請謹謝曰吾鮮有弱息一角巾不肯易一肩輿不肯
駕韋布而徒曰吾安之何冠蓋為一僮奴不肯納曰吾

何以飽若屬凡此皆始於日用彝倫之間發於至誠惻
怛之意習於家庭唯諾之常信於閭巷流傳之口任真
見幅匪雕與斲不肖所能想象而求尋聲而思者也而
其不言而躬行人不知而天知之實則伏於方寸游於
澹泊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不肖無所從極其彷彿總之
不欲有一念欺人一言忤人一事先人強名之曰守分
曰存天理而已吾母為令哲非一而自不肖微有知則
每見吾母凌晨而盥中夜猶課女紅以為常吾祖母嚴

多絮吾母事之宛如也於吾父賓如也於不肖兄妹斷如也而於臧獲斬如也顧性似少容而鬱不發舒志似太奢而阨弗慰遂憤懣所積已潛病萌而會吾父誤匠氏撤圯廬建一小樓吾母實贊其成力之弗任悉脫簪珥又弗任出券債家又弗任親拾瓦礫暴風日與傭作分功而病以憂勞深矣始痰發於心顛頓失次橫不可近者二年其稍定而屹不下樓者四三年其又定而貼床卧者幾終其身病中非時歌泣而吾母故端凝不輕

笑頓病中數壞什器而吾母故織畵不拵絲粟糾纏荒
忽半生筭簞計中間僅就養而北蹶然登途遭喪而歸
忽拈縫線外若差強者而中憤如情如膏沐仍廢則其
子不孝而無天之明效也而不肖轉思髻鬢追感劬勞
恨德業之無成愴愛勞其罔極始不肖劣也吾父引手
一擊其額不肖泣吾父亦泣自此絕不忍誚訶不肖矣
而吾母却以不肖飯隣嫗跪庭下痛掠之頂為出血曰
吾第令兒起居何輒飯也吾父不甚督不肖讀惟是旁

引高賢顯名相誘勉而吾母却誨勅無已時每晨起必就傳必令背誦所受書憶已更誦凡數四度暢乃已不以不諳習書傳置不問也不肖以此則仰天而呼吾父畜不肖媛媛姝姝若不似人間父子然者而吾母操不肖以勤勵不肖以恥身為嚴師以成吾父慈藉不病或當有所稟成磨鈍以就其學而今皆已矣亡矣喪矣不可復追矣嗚呼痛哉吾父居平無靡麗紛華之好第好杜工部詩其選能倒帙誦也好書法數使不肖懷策祈

名人書暇則把玩以樂好象戲雙陸遭其敵為忘寢食
好客主觴政徵事射覆杯罰縱橫服其坐人忽有所不
自得病脾侵尋減飧飯廢酒竟用以不起萬厯丁亥九
月二十日距生為正德辛巳十一月初五日吾母病為
癰一切事不了了而獨弗昧藥藥投日夜哭并食飲廢
矣以故不肖一再還里竊有意尋醫訪方而逡巡不敢
行晚而痰注於膝漏弗收體反覆腫亦竟用不起萬厯
戊子十月初八日距生為嘉靖壬辰十一月十六日不

肖痛念箕疇衍福兼本壽康至孝顯親要歸揚立而吾
父母涉世赤貧百罹孤苦一何殫也言邁奇疾闇湯而
終又何厄也見蒙推恩罔貶二命復何靳也踰艾踰耆
弗臻下中又何嗇也而不肖且碌碌落落浮沉進退蓋
上之不能黼猷藻業仰副文字之職下之不能礪德砥
行近收鄉曲之譽親恩君寵兩俱辜負則不肖所以稱
人子而無媿其所生者豈復有俟哉嗟乎嗟乎言有重
於九鼎大呂而人有傳於寸珉尺石者今日之事是也

不肖實不勝痛心椎骨訟其身而思不朽其親輒藉手
遺事扶服門下以請一字一淚一淚一顙伏惟當世有
道仁人俯垂哀矜留采擇幸甚謹上狀

碑銘

山西太原府代州繁峙縣知縣累贈光祿大夫太子
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馬公神道碑
銘

當成化間繁峙令同州馬公卒官其葬也在某州之某

原後二十年為嘉靖改元以子丞宛平贈階文林郎又五十年為隆慶壬申以孫文莊公官官詹贈通議大夫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又七年為萬曆戊寅文莊公入相今上再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尚書大學士嘻寵矣法得樹石神道而未有舉也又二十九年為丙午其孫鳳陽郡丞協謀舉茲役以榮國典耀先德而以臯年家子也使文其石謹按郡丞所為狀公諱通字致遠世陝之同州人父諱文母關夫人並得逮文莊公一品恩

贈如制所生子凡八而公居長公自童子時其志量恢
乎大也又克自檢束言動矩矩十二補州諸生有雋聲
景泰初有詔諸生納馬佐邊費得升太學公應例游太
學成化中用太學生久次稱選人謁吏部得真定之博
野丞丞於事無專成惟是令所授記得收訊公才敏習
文法見無不游刃立決者臺使者聞以為能檄署其旁
縣東鹿篆東鹿人健訟訟多於博野公為衡曲直立決
如博野公間呼訟者來爾胡苦角溷乃公為夫叢怨傷

和氣非吾良民也兩家頭搶地涕泣辭去矣民大和悅
訟亦哀止滿九載吏部亦聞以為能超拜公縣令還博
野公既為真乃大發舒下教罷興其利病詰奸惠良多
所條畫與百姓更始凡昔之憫然有慨於中而壓弗克
展者次第見施用閭井改觀焉不輕科人贖鍰科即籍
而登之聽勾校備賑貸獨理自丞尉者予勿籍曰以佐
廉也僚吏感奮相戒毋朘民一錢并心修其職而邑大
治臺使者行部則又盛推公以媿他縣令曰士何必問

資地博野可師也諸計偕士之道公境者闔堂皇覲公
退而額其手神君神君吾儕即異日博一令者乃無敢
望下風其心屈如此居四載持關夫人服歸索如洗室
人交謫公夷然不屑也尋又持贈公服先後葬祭一稟
紫陽家禮服除補山西繁峙令繁峙山僻俗獷悍善逋
賦公不鄙夷其地與民所以化誨懷服甚至悍幾以馴
逋亦幾以清俄而公病病且劇公有所雪死囚者富人
也向憚公清嚴銜恩弗敢言及是乃懷金踰閭外明府

實活某某永懼不報此聊以志耳家人逡巡言盍少內
佐歸骨公張目叱我凜凜畢一生而墨泉下耶衆釋之
出乃暝於是公之定力徵矣得年五十有六公所至大
得民當捧檄署東鹿博野人塞車下不聽發轅為折已
自東鹿拜令博野兩邑人守闕下上書噪而爭借公吏
部舉成命慰遣乃肯罷在繁峙教少年掾習字讀爰書後
多用文母害得官有尉蜀出墓下扶服灑淚鐫名以去
者公真實心所為入人深也公好為德其鄉無獨其家

食時然惟宦游亦然博野官衙墘亶行埒區脫公樹之
桑命夫人蠶焉犁為田耕亦有獲會陝饑里黨來就食
公出所積設粥糜食之不令傷飽其還也人一囊粟或
一束繭益割俸買驢給資斧以行且誠曰斯非民間物
也慎毋侈夫公不家於官而以官為其家不以吾鄉人
來病吾民而亦不以吾民故秦越鄉人仁人哉純懿孚
神明而福祚流子孫矣文莊公由文學侍從位宰輔宏勲
亮節為社稷毗重綸炳焉今去公甫百年而曾玄如雲

無慮百餘人詩書代興簪紱世美有非海內士大夫家
所易頡頏者嗟乎公之明德遠矣公配某贈夫人子男
五瑞珣璠皆有官瑜廩生珍宛平丞以文林郎贈者也
孫十五自勉判順天自強贈少保謚文莊者也曾孫三
十二今郡丞協藩參怡吾同年舉者南尚寶卿慥以科
第起家者也玄孫五十三守朴來孫若干鄉舉士從朱
其通籍者也蓋自孫而下仕丞倅官師儒肄成均列庠
校者林立不可勝書書其著者竊惟于公高門王氏植

槐若操券責償一言而一售何其中歟某不佞以謂為善
無近名亦無傲福繁峙公孳孳勤其官以和其民清不
斲人知惠不斲人懷尚計吾身後食鼎鉉報哉大德不
德是以有德夫惟無近名名乃聞宸聰無傲福福乃滋
豐天之道乎吾不知馬氏之盛之所極矣系以銘銘曰
明於闕西始相文莊今皇之朝惟明惟良文莊有祖
繫良邑宰勤民以瘁以俎畏壘是祖是孫以貽以繩
亦有宛平是啓是承孰公慙卿孰卿慙長三世齊德

異代罕兩惟成弘間化醲道醇乃挺循吏乃毓元臣於
皇卜相咨厥原本白麻宣曄紫誥敷袞賁爾銅墨綰玉
紆朱曾玄鏘鏘金緋是都玄雲兆霖堅石韞寶闇闇穆
穆乃契蒼昊惟天不替有耀斯潛峨峨豐碑百世之瞻

累封通議大夫山東按察使司按察使例晉從二
品服色頤菴袁公神道碑

累封通議大夫山東按察使晉從二品服色頤菴袁公
卒且葬厥子湖廣布政使一驥大治冢域以謂公官封

高得視京卿三品以上例闢神道伐石樹碑而手所自
為狀謁余使文焉以侈國恩耀先德用示永久余從交
親耳習公姁行稔矣方布政君郎儀制余為其部貳雅
相重也敢不敬諾按公諱禹臣字承謨顧菴其號嘗一
名諱號震菴後復今諱更顧菴云江陰之袁當汴宋南
渡有郡馬黨者止而家邑之東鄉鄉人名之曰袁莊數
傳而入國朝為滄江釣者賓又數傳而為僕僕生絰絰
生龍溪公甫亦以布政君貴贈按察者也贈公四子公

之生也而嫡母周淑人前已舉伯若仲長矣公生十一年而其生母趙淑人卒其嫡實撫之忘乎公之非所出也公亦忘乎非周淑人出也贈公固憐愛公不欲耦公於伯仲間以句讀妨舉子業而公退而以其私仿為文英英露奇贈公窺得之大驚賞曰兒慕屬文耶亟延他師一意課督公之業亦猛進年十七以童子試郡名在第二而有力者竄以去罷臺試又十年為甲子始成諸生則贈公沒八年往矣贈公之沒也所受分田不四十

畝而受公私逋無慮數倍公既從伯若仲葬贈公諸人
畢來責逋所以窘辱詬詈殊不忍見聞而公安之公受
室為趙淑人趙淑人產布政君禔而力十指佐饗殮猶
時時懸釜斷炊而公亦安之惟是日夜切磋其藝幸得
挂博士籍而趙淑人病病得之產女殤痼床第八年百
方不可療而公悲悼可知也伯若仲者故名諸生也業
後先舉鄉書而布政君甫弱冠名遽出兩伯父上取進
士如掇公積困暴起旁睨者妄意且改度而公遂巡守

故步自如後布政君由京國授涉清曹稱大郎外擢都
藩臬稱大吏再遇恩益封公至金緋而公益偃僂屏車
蓋蹶蹶行道中不軒眉高趾向人或謂公宦門轉畏人
乎公笑曰惟宦門乃畏人耳方貧時宗黨間鮮有推升
斗相吻沫者女弟家間遣奴餽食亦復峻却之然公好
緩急人尤篤宗黨亡者待構殯者待葬所為德非一不
欲廣斥田宅即有所貿買必倍其直坐敗紹不悔敬伯
若仲如父今獨其伯在白首無違言友愛其季沒而植

其孤如子無異視感風樹為繕丘壠懷水木為叙譜牒
晚謀營廢址建家廟則未竟之志也哭趙淑人而後房
虛無人矢義鰥居者十五年隱操亮節可通神明凜然
魯男子之風焉艾而強勉再置室而室中茂翠羽明璫
之飾玄黃綺縠之御也蓋清約簡澹所操持長遠矣郡
士大夫終歲不一見每言偃室不入是儒者守身分內
事而當時詡為得人客有請事者不循理直應曰伐國不
問仁人此非吾所聞也危坐一小樓於書鮮所不觀有

得則書有感則書積久成帙題曰秉燭漫抄可二十卷
又著安分尊生各十卷樓下雜詩花木品題點綴率有
致雅不好佛老第言於佛吾師其慈師其忍於老師其
儉師其退而已政得兩家三昧嘗名忍為一字經方便
為二字經依本分為三字經曰吾以一經起家而以三
經守之庶其免夫公少而飽艱危善病思子即又病嘗
扶病走京授解見朝廷宗廟百官之盛以為愉快病良
已及是開七袞矣介小侮病脾走右轄解幾盡覽楚三

湘七澤之奇因觀濤霍然而病加劇布政君投牒不待報
侍公浮江踰采石望家五百里而近竟卒布政君所為痛
心摧肝不自比人子數用此然公命於朝而賓於鄉鄉之
人咨嗟涕洟相弔失典型也公之所以為布政君父者其
已無憾矣公世壽七十有二趙淑人所生子女各一子即
布政君而後室亦氏趙淑人所生二子一駿一驊生卒嫁
娶聘字之詳具誌中余惟否泰時也通塞命也故達人
待時君子俟命公子然貧諸生父子相守空閨短簷之

下慮不免空乏何榮膺敢望而一朝用式穀顯身服重
褒極其品外臺而公貞遇齊物培德軌訓又何兢兢不
忘故也天之所以大袁氏詎獨在布政君一身焉而已
哉余既以慰布政君因為銘勒諸石俾過者式焉銘曰
汝南諸袁世載明德有來江干光沉景匿孰開美度風
流未忘巍巍方伯昭哉義方爾伯爾仲駢起擢桂小阮
捷發芥取甲第含香秉憲帝嘉曰能匪臣實能一經家
承煌煌贊冊爰旌式穀公拜稽首起就章服再命而僂

老臣何修敢誇里閭弁髦舊游思昔蓬累釜懸壁立
今我濫恩兒有祿入空房再春有屬於毛傷心往事
哀鳴嗷嗷上下俯仰悲歌感激曷以報國以訓以迪
以謙以和以俗不偷于藩于宣于兒殫猷駕言西邁
言觀楚政稍慰庭趨其如道病瞻彼采石錦袍何仙
公無往從騎鯨上天公神行天公魄埋此山川出雲
草樹籠紫素風質行金鑄石書有出墓下考德停車
勅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景南孫公暨配唐孺

人合葬墓碑銘

公諱某字邦正別署景南常之武進人也孫氏其先鳳陽定遠人國初諱繼達者從高皇帝起兵積功至都督同知鎮常州因便置屬籍幾傳為公之祖鑾正德間進士終行太僕卿父洲國子生公小時絕為太僕公所憐人或少公太僕公獨曰世人自無由知此兒此兒凝遠吾宗後來之秀也及長風神韶令以文學知名時同縣御史中丞唐公海內鉅儒負人倫朗鑑為女擇婿徧訪

英俊鮮所許可已見公輒深相知器竟以女歸之公既
美藝業內行尤孝謹衆心儀公定早達顧數奇屢試不
第中丞公好慰曰孫郎才識異常兼又大奸行誼天將
啓之不容不貴政怪今者小遲遲耳冰玉映照自為知
已公少秉清尚凡生產經紀一不關懷家禪太僕公遺
業貲尚豐泰家衆議分析公不肯曰一門之內絕多分
少自贏饒粥若謀異財必須橫安眉目子與父二理之
不允饒亦何為因旁皇流涕聞者感動卒不果析迨後

屢空罔悔恨公因食貧然好施舍厲志操見人言乏解
索可二三金隨手便與身所緩急雖一餐之饋終不干
人縣起大徭役鉅萬都盡有富人賴公得脫盛德公持
千金為壽公悉叱去不留一錢諸如此類非復一事仲
子慎行一甲進士拜翰林院編修三載滿秩封公如制
公業已貴倨恬守儒素筵席虛靜門無異客歲時與郡
縣長吏還往任真通率不為跼蹐苛禮所親間私公令
子今籍華貫官曹甚嚴重公願為盡力何不以時營殖

乃更落落自苦空失良會公反走不顧居身簡澹轉踰疇
曩唐孺人為中丞公愛女慕悅文史女紅之暇搜覽書冊
每至午夜持諸兒女極嚴恒教令知恥兒女即在細弱但
從旁近舍手受一果餌歸輒訶奪之好嚙茗葉絕御醲脆
清淨肅穆雅與公志意相稱始中丞公以得婿為快意政
念此孺人前公十餘年卒公矢不娶良不欲負中丞公厚
知亦思孺人賢不再云生嘉靖甲午卒萬歷己亥得年六
十有六孺人生嘉靖癸巳卒萬歷丙子得年四十有四子

男四長慎言次慎行以今年庚子合葬邑西彤弓之原于是令範漸遐衿珮悲嘆相與伐石著德用示永久銘曰於皇大德卓爾拔萃靈咨淵穆哲行純備高揖先民遐迹允類玄懿既敦經緯孔明體斯亮實休有烈芳僉曰偉器為龍為光時用幽否保我清妙含神無營泌丘有耀尋根去華示世作教爰有令淑高德高蹈降命有終垂則靡期告哀金石摘文委辭嗟爾裔昆式奉為彛昭穆百十祚福來茲

勅封文林郎陝西延安府鄜州洛安縣知縣逸
菴陳公墓碑銘

封公陳氏諱某字伯敏號逸菴吾江以南巡撫中丞惟芝
之父也為河南之孟津人而其先山東人元季有諱胡
者避亂來徙凡六傳為公公生而醇固自七八歲時遂
遂家庭少長間具有禮讓厥祖絕憐愛之引與食飲卧
起他子若孫即憐愛不引與食飲卧起也家世力田稍
長厥祖使治孟莊田曰農之子恒為農何遷業為公適

有天幸治田輒歲沾沾自喜益辦具菽麥蔬菜竭筋力以養不復佔畢而公已壯有室舉二丈夫子而才撫而曰吾今倘可以遷業乎贄明師督之學學舍去家里許一日天大雨雪道為塞公自持帚徑里許掃除以盡里人怪問公方天寒何為爾曰吾不欲令兒子輩輟一日課誦也於是中丞公稱名諸生遂舉於鄉公偶詣縣途而遭報者途之人大譁競前挽公裾迫令反公敬謝勿亟吾方有少事子姑去卒詣縣如是方還若不與公家

門事者明年中丞公成進士謁選得陝之洛川令洛川
絕徼逼隣敵比歲大侵流徙畧盡或勸中丞公毋行請
下遷學官便公聞馳書誡中丞公洛川誠空無民詎不
有土選人得洛川悉棄去縣廢不復置令耶驅之吾不
習學官何便也中丞公拜受教至則慰撫其子遺給牛
種開墾荒瘠雨澤多有禾黍芄芄然向流徙人稍稍來
再歲乃畢來令為創版籍議更徭勞來安集斯民庶終
令在事敵不敢窺洛城一步滿三歲以最得封公如其

官洛川自建縣令率以不稱免無得滿考即考滿無敢望恩貤恩貤自公始前是公忽念游子吏徼邑良苦吾欲往觀之策一驢單行不從一奴行可二千里至其界土闢民聚居然大縣也公大歡慰兒任為令矣留信宿徑歸往來飄忽逆旅人無識為貴人父者洛川令用尤異徵入臺凡三持斧於漕於吳於燕已繇廷尉畀節鉞來鎮吾江以南公往往敦勅兒農家子幸得儒起事上所居官即不離風紀任使甚厚兒毋忘家所繇造矣中

丞公拜受教會採權使四出縣官督積逋元元愁嘆中丞公數疏爭宛轉調劑管內以無擾小民恃以苟旦夕之命公之以也嗟乎以方踞床誨諂過縣置吏職弗問者夫非人父乎哉公介特夷易人我一見榮晦一操壯老一心亡論其鉅者著者迹諸瑣細事具可傳述縣脫公踐更公私予錢踐更家曰幸甚吾獨佚若獨勞聊用相佐有所買物業給直輒又推好取惡與賣者交避曰吾擇爾良孰售爾猶婦家墓濱河而圯公行求高燥地

拔棺去纍纍凡七塚家人戕公弟而逃久之來歸公號
諸宗此亡命抵死固當顧鰥獨人也殺之譬如鼠雀亡
益不如生之老且死仍割地以瘞邢進士者公姻也夫
婦相繼死公收卹其孤雜諸孫中鞠育教誨卒以有立
仁恕惠慈多此類公素強無疾甫就養中丞公邸得疾
為風痺再舉良已歸而游行田園紆覽古邸低回漢陵
酣嘯竟日夕霍如也再感疾竟卒年八十有一配雷封
孺人二子一為中丞公一惟蘭以貢入太學世系生卒

子姓婚媾之詳具誌中孫某曰余觀陳封公稚少文非
嘗攻詩書聖賢之業也又非有師友講習之素也乃其
操行不規而圓不矩而方率其自然軌乎先民一何恂
恂乎至遇楷苑得喪率言有命委運於天不介於物深
乎契於道矣語有之魚鰲不食餌者不出於淵樹木勝
霜雪者不聽於天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之言公蓋是
也然公實開中丞公詩書之業以沛澤區宇而流祚亡
窮儒之名公不必身有之而其效乃身見之又何備福

也余既采公遺事文諸墓門之石而又系以銘銘曰

嵩洛之間陰陽萃中鬱為人文代多鉅公亦有遺老
不顯其躬考樂樂飢德則直豐邈哉太丘有美遐裔
夙秉淵穆力行孝悌日用飲食斥遠聲勢我行其畝
以樹以藝以菑以畚三歲而新邁種厥德乃開聞人
二龍崢嶸一耀其鱗持斧四驅仗鉞南巡甘棠勿剪
藜藿不採恩斯威斯燕翼斯在惟是崑崙在水裨海
邦人敬祝川陵勿改陵何忽潁川何忽焦至人何戀

乘化逍遙白鶴春秋青松暮朝不見北邙玉匣烟銷
中丞慟哭立碑窮迹沒有令聞生有顯策鴻伐方將
褒愍有奕我銘素風詔世千百

四川布政司右參政致仕豫菴華公墓碑銘

夫石氏孝謹里門下車華公郤餽郡齋懸魚邠生挹滿
辭祿自免蔣卿歸老塞徑却掃彼其人皆醇篤貞固設
誠任真不欺其意故當時稱之後世慕焉乃吾邑則亦
有參政華公公諱啓直字禮成別署豫菴吾無錫人也

公拜參政四川辭不赴歸隱鷺湖之上詔許公以新秩
致其仕以風世云公父余溪公舜欽起家辛丑進士積
官江西瑞州太守母錢恭人錢恭人舉公也晚然其徵
有異公生果異書再過目輒成誦屬對如響應聲驚其
座人年十五所為博士業靡所不中程其師自以弗及
也其族之祭酒鵠山學士先生大奇之十八補邑諸生
尋餼於學宮又數年為辛酉舉應天鄉試明年舉禮部
魁其經遂成進士名在第三甲或謂公褒然南宮者顧

不當廷掄耶公曰必我先誰當我後者以次選湖廣孝
感知縣不拜請下徙學職便養主爵者無欲公遠外改
教授順天公集諸生講德考業質經問難以實行相劇
切居然人師也轉國子丞主在糾繩然所以劇切六館
士如順天擢刑部浙江司主事時海忠介公以慙直觸
上怒逮繫都官邏趾相錯公如弗聞也者為調護甚力
忠介得不死公亦無禍於是錢恭人卒於邸公間關持
喪歸甫成葬瑞州公亦棄養公毀瘠以病病間服亦除

黽勉如京師值新鄭柄政公年家子也睚就公公絕弗
往官亦停不補株守七閱月資斧罄矣而會今上改元
新鄭逐而去公復除其部雲南司意有所不樂乞南徙
得武選俄遷車駕司員外郎晉武選郎中前是諸衛弁
最苦將漕其黠者以計脫而姑窘其孱者以應卒之人
與漕俱敝耳此殆以國儲罄也公為政必選畀才有力
者終事有紀不幸耗損有恤漕事大濟五年一簡汰諸
衛弁有所更置謂之黃選公無垢匿無疵索銓叙一清

衆大悅服以郎久次出知湖廣永州府永楚徽郡也其
民雜夷公寬平持大體一切與之休息論者比杜翁賈
父始公在武選風節凜凜尚書倚為重而要人顧多有
不便者會京察其人讒之冢宰幾中公冢宰大驚曰華
郎中處子安可讒也讒者計沮及是外察迹永州事無
所得第劾公病罷狀考功氏采輿論公實不病且循吏
格不行陟貴州按察副使管内苗民作難連結溪峒勢
張甚督府檄公急勦公曰毋庸也下尺一曉示禍福不

解且行誅諸苗踉蹌迸散去復召諸溪峒酋跪庭下詰責之爾亦不傲上恩稱官長耶而縱爾部煽者何也諸酋泣搶地誓守約束自効無敢背恩信而督府疑見短乃亦藉手外察刺公考功氏復格不行固已倦游矣遂廵留逾年竟以四川參政歸二十餘年而卒公事父母孝為孺子慕終其身兄弟請析產客間私公爾嫡也不得夷於庶公弗應取田廬三之一清門薄業自租入俸賜外它無所仰給則往往貸貸而償償而復貸不為苦

也取舍一閑界若封畛跬步不敢越請托無所許餽遺無所受斷迹城府蕭然獨遠即邑令造門自通使人敬謝而去痛周安人結髮同甘苦中道相失不再娶乃所以推隆其父若母不啻安人存也外內人有寢無食死無槨者度戚疎赴其急量不可撓以榮辱意不可窺以喜愠鄉者再見抨見謂非意再見留見謂異數浮雲任其自至而一朝請老鴻冥鳳舉公庶幾其人焉嗟乎世風之漓也外子子為廉中實貪外竊竊為靜中實躁平津之布

被終南之捷徑所從來久矣公廉不近名貞不絕俗質行介節默默自厲以方前所稱下車懸魚辭祿塞徑諸賢古今人寧詎不相及哉然公居官任職所摩畫多著憲令去而人謳思之不忘又不知諸賢人以方公誰可甲乙也嗟乎公生而稱賢大夫沒稱鄉先生則可以無忝焉公卒萬厯丁酉距生嘉靖癸巳得年六十有五子男三氏系孫曾婚媾之詳具誌中余既按黃贛州狀采公事行之大者文諸新阡隧道之石而又系以銘銘曰

驚湖吞吐日月光有來聚廬耕湖旁磅礴孕毓人文
昌一門羔雁紛成行姓名往往通天閭太史給諫尚書
郎辟彼鄧林栖鳳皇父有典郡兒藩方南橋北梓鬱
相望胡家二清誰者強帝圖禹迹何茫茫敢云黔楚
連要荒行春解網人樂康夷歌蠻舞謳女娘燕石為璧
亦何常詘信信詘浮雲翔主恩自隆臣自厄翻因徙
職騰謝章高山九折回王陽東籬菊綻酒滿觴干旄
不得登公堂素心白節老自將百年古意寡孤芳神

還太虛魄此歲廉頑敦薄流風長墓門有石式者臧

陳母雷孺人墓碑銘

封孺人雷氏諸生封文林郎河南光山令陳公之配也
用厥子于廷令光山最得封云雷陳並宜與士族孺人
父俸與封公父古愚公者友也封公生未孩而古愚公
客死旌節婦邵毀面剔目矢不二古愚公日夜號而曰
天乎未亡人所不與此兒相守有如日孺人父聞而悲
之曰嗟苦節嗟苦節彼其肩不昌以熾者無日無天遂

字孺人封公孺人特早慧自四歲時父盛怒其異母兄
當笞孺人私與易小杖以進以無為父若兄勞家之人
傳為異既歸封公封公孤貧家鮮擔石庠孺人則百方
市毳手羹之以奉節姑而自乃噉麤糲又念節姑老不
忍其孑處為設別床並節姑寢承候聲影昕夕溫清以
為常而後封公乃得去膝下游旁近縣擇友賢俊切磋
其藝以文學抗顏人師也封公雅好客客來趣為具與
飲留連極歡客無不得意去又好市義溧人周公坐飛

孽見法心憐之為行金營救以免終不責償凡此封公
非有束脩之贏銖寸之蓄可以咄嗟辦孺人質衣典
簪珥黽勉佐之封公不第以文學名唯是其義聲亦藉
藉士林本之孺人力為多於是光山且英英露頭角矣
孺人督之甚甚於封公每從師所來就問兒今日師授
書幾何可覆誦否誦而覺稍齟齬輒訶去令再誦度暢
乃已又往往訓以弟謹毋佻以褻毋誕以傲不爾爾父
若師夏楚在也光山唯唯受教卒連舉進士襃然軼循

良孺人以封惜乎封可一歲所遽卒孺人曉大體識理
道所為懿鑠非一室疫相驚以崇門內爭走避孺人曰
吾命在也何崇持水漿攜一嫗往灌之病者以甦族人
酗而善詈詈封公數矣死而一豪篡取其妻遺幼小流
離道傍孺人召令還於我乎衣食人尤為難居恒雖屢
空寧自忍絕不肯啓口向人曰我自憐人亦望人我憐
耶老而執勤貴而無釋勞每篝燈自督夜作諸婦跽以
諫孺人叱曰我正怪今人遇小如意便棄故業盛富貴

容爾輩皆有兒女亦猥欲坐食嘉穀消耗日月非老婦所
聞也不聽孺人之精志特操詎與尋常并黛之倫同乎哉
陳氏之興也勃焉繫惟天祚節門亦孺人所啓佑宏遠矣
孺人生嘉靖癸卯卒萬厯己亥得年五十有七子男三長
即光山令于廷夫哀哀劬勞慕而終身者孝子之極思也
揚嫩流化以昭彤管者史氏之本業也余既嘉孺人之鴻
懿又感光山之永哀爰為勒銘碑石以章於世世銘曰
矯矯節姑夫死立孤帝旌爾劬有婦而淑以爾子式

穀帝命爾服嗟人臣其忠其良其亦何常惟婦德不
揚苟逢之臧名可必光命服有曄綸誥有疊山迴水
接吉兆斯協以爾子孫千葉

墓表

翁母王太孺人墓表

今常熟推貴盛者前洲翁氏翁世受儒然未有顯者有
之自給諫兄弟始翁所自出石塘王氏王亦世受儒亦
未有顯者有之自參知始舅若甥先後取科第蟬聯鵲

起爲奕相望兩家之興勃焉蓋不數洛中劉郭云於是
給諫將葬其母王太孺人而謁余文其墓上之石太孺
人者贈給諫某公配也父爲贈太守石村公母朱太恭
人贈封以叅知之麟故始太孺人歸而其翁介石公姑
薛相慰喜得賢婦也曰吾二老人可高枕卧矣無何而
逋奴夜行竊墮水死前是介石公棄諸生早里中豪業
目攝之及是繫獄而其黠者從旁爲甘言多所要索欲
以困贈公贈公不勝窘跳而訟父冤不歸太孺人則曰

治美好飲食恣所噉幸以介石公免而贈公乃亦成諸
生有名俄而介石公感末疾卒贈公固善病又毀不勝
喪太孺人相之始克成葬已相贈公讀家外內事咸在
太孺人一不以闕贈公顧贈公數奇鮮所遇則相之教
子贈公五子延明師分課之有篋而城有塾而鄉太孺
人往來省撫滌灑膏燭無闕供也贈公操厥子急檢所
課弗中程間督以夏楚太孺人陽為解而陰召其情者
讓之峻無曲護也如是者數歲而贈公溘焉卒太孺人

欲下從者數矣念姑老子一二穉不可死姑忍死矢諸孤既竟學母逡巡落人後負未亡人由未亡人負汝父也言訖大悲慟諸孤亦慟退而并心一力旦夜淬礪其業屈指一星週而五子者凡三舉科試太孺人觀厥成焉嗟嗟鄙諺有之但知獲田不知足趼見太孺人一門競爽震耀海上以為榮華無兩而不知其茹荼席棘時也毋論中道而失所天當吾翁之長者而齷里豪也吾兄之才而塞而吾父吾母之徙而窶也門戶哀親戚單

庸敢必有今日吾子踵吾兄而連翩挂朝籍也乎哉若
極必甘險極必夷吾以徵太孺人三子者給諫最先第
得鄞令將上太孺人誠之曰甬東十萬戶兒為政矣兒
慎旃褫躬庶字下仁察奸明遇士禮其乃稱良吏鄞令
跽受教後少子令鄒平所以誠之如誠鄞令者鄒平亦
跽受教卒鄞令用治行高等徵入垣風采議論揚聲熙
朝鄒平亦以才異移繁會稽蔚有令譽人曰太孺人非
獨就子學也又暢子仕太孺人天性篤至事耄姑幾五

十年歿而又依依若孺慕不休參知方隸政輦轂父歿於里為謹視含殮無悔寡姊老且貧移其家旁近以時佐之絕參知卒官扶病奔哭嘔血幾殆倫理骨肉之間具有終始如此乃其敦尚儉約不履豐易質救援窮阨不當匱嗇施整齊家衆不以盜奴加橫奴盜而瞽吾猶將收食之其橫也必扶無所貸溫溫凜凜循守儒素讀者之所以粹於學而仕者之所以和於民也其亦由慈範以然今夫斷機還鮒之事炳在圖史以為殊尤絕迹於

世而太孺人拮据苦艱心殫肢瘁而後享有祿養被有封號原夫皎志雄畫力開顯家往往有剛男子所不敢望者矧在女子是宜表厥懿鑠光示來茲太孺人壽六十五歲五子長蕙祥次懋祥皆諸生次憲祥即給諫次應祥舉人次愈祥即會稽令為其叔後生卒日月子姓婚媾之詳具誌中

華節母陸孺人墓表

華仲子太學與進之葬其母也而屬余表之曰嗚呼是

惟華節母陸孺人之墓夫母何以稱節也孺人十八而歸故廩生賡虞君歸九年而寡其志潔其行芳二十五年一日也然則何以不被旌按功令婦而節者逾五十始中程而孺人剛以五十終故弗及也蓋有待也陸故長洲仕族嘉靖初賡虞之大父學士鴻山先生與孺人之曾大父給事貞山公同舉進士丙戌同選為庶吉士讀書翰林才名相甲乙相得驩甚約曰異日者吾兩家相秦晉乎後學士先生焚魚歸得冢孫為賡虞君而給

諫公有曾孫女為孺人生之相若也乃克尋盟焉賡虞君之父為太學洞菴公而季父為客部玄谷公客部公妙年踐華貫而賡虞君髮覆額青其衿英氣逼人學士先生年高迫桑榆奇愛賡虞君不啻如所以愛客部公者會病亟呼太學屬曰而翁幾一見而媳而快太學公跽受命飭舟車遣媒妁通言趣迎吾媳來來則拜重闈前珮裾雖然學士先生為色喜曰是任吾家婦矣學士先生竟以老病卒孺人乃成婦遇卑尊上下曲折有禮

而外內親果皆賀得婦也太學公之繩賡虞君也不以
愛輟勞不以少且才弛嚴而孺人為誦雞鳴之詩無怠
朝賡虞君劬於書雖燕私必手一編而哦而孺人纂組
刺絳佐之無怠夕賡虞君之母其嫡安也而所生沈也
孺人事其嫡恭且候起居婉孌無愆儀而於所生無傲
色以故舅若姑亦私相賀曰新婦賢婦也即賡虞君亦
曰吾婦吾良友也於是賡虞君每臺試輒冠餽於學宮
已卯都試應天幾得雋中罷孺人且慰且勉君其益揣

摩淬厲以須後舉而不幸一疾天矣祚之哀也客部公
業前七年天而賡虞君復繼之當是時與進兄弟孱然
兩稚子耳太學夫婦垂老孺人長慟欲絕不惜以紅顏
殉白骨而獨難二老人為忍死強食順適其餘年乃二
老人相次歿沈亦歿而孺人痛可知也兩稚子之長也
延明師課督之獎勤扶惰不啻熊丸斷機然已娶兩婦
為納聘嫁一女為治裝所以拮据百方粲焉成禮乃伯
子亦又夭而孺人痛又可知也夫夫所天也舅若姑所

事也而子所從也孺人閱世甫半百一哭其夫再哭其姑三哭其子生人之荼藥集矣鏘鏘和鳴以燕以愉度止初歸時五六年間有此景光耳譬朝曦遽斂陰暄旋塞天於孺人何如哉幸哉其仲也才惟是秘閣殘編青氈舊業皇皇三世之緒尚有所寄托以不墮家聲也孺人可以見賡虞君地下矣世嘗言婦節單門難也即不難貴家今夫單門之難難矣彼早席豐華修罹凶慘百責百艱憂來無方非夫皭然厲冰霜其志易渝挺乎植

松栢其操易仆也昔巴寡婦清蓋用財自衛不見侵犯
華固素封孺人受分曾幾何而筦庫奴一漁至八千金
落門垂橐更何所恃命而卒以立孤當戶凜有完節可
不謂難能哉纘文繩武以儆國典耀家乘是在仲子矣
是在仲子矣孺人所嫁女實余媳余雅習孺人孺人事
其父諸生魯墟公母張孝謹歲時聞問無缺御家衆慈
以惠非大得過鮮所訶譴他懿淑種種非一奉大士蔬
素美不勝記余故特書其婦節之炳炳在里巷口者勒

之貞石使挾幽采芳者有考焉氏族生卒之詳具誌中
光祿監事封徵仕郎中書舍人循古華公墓表

鄉者余通詞林籍甫一年而遇故光祿封中舍循古華
公闕下也是時公方用光祿選人謁吏部選為其寺監
事顧上事不三月請告南矣後可十年余省覲歸幸與
公之羣從中有連獲稍近公公為人穆穆落落爾無所
從窺公幾微又後可十年余解左銓歸又幸媳公之女
孫益習公則公之義聲藉甚其鄉鄉之人且相率推公

為祭酒而公病矣病可三年以卒蓋公之曾大父為
封奉政大夫一桂公而其大父為典簿鴻泉公典簿公
學士鴻山先生兄也父為署丞少泉公學士先生地望
高起家埒素封署丞公席休累織產亦益殖惟是堂構
播穫之計不無倚家督而公木訥言不出諸口見為無
訾省無愛也乃署丞公一旦捐館舍而公授事諸臧獲
咸適其任一切錢穀斂散具有程門內之政不鳴嗃而
肅而人乃更嘉嘆斯之為內朗弗外炫云公既謝光祿

請急絕意不復仕紙屏木榻純綿脫粟晏如也痛母秦背棄早而母之弟太學貧則為具資斧使謁選仕終馬曹又貧則為營栖止白首相因依渭陽之情篤焉傷女弟之適周而嫠歲時餽餉無乏絕子若女五於我乎婚嫁未老為治木木美骨肉友愛恩禮周悉世罕有兩他宗黨以緩急告幾恃公為外府而公指庾傾帑而應之幾若其同室然靡靳亦靡厭也閭鄉人之往往以長賦敗而為割上腴五百畝佐公家役富者是以無虞於輸

輓閔歲之不登捐粟千斛佐公家賑而貧者是以無虞
於溝壑公之好行德多此類語有之人富而仁義附焉
夫仁義亦人所自為耳俗之薄也有壘而籠之虜而守
之者矣雖富也何附落水滿山松栢挺竒公而可求之
今之人也乎哉不言而躬行無所為而為善亦猶行古
之道也公坦衷夷度境不可撓以順逆色不可尋以喜
愠族枝者間為鼠雀因公公庭而公付弗較奴黠者又
為雞狗盜公私藏而公置弗問且以為虛舟且以為破

既深乎深乎斯其中良有未易涯涘者丈夫子二長太學嘉慶也克名砥行而不幸無年余為誌其墓次中舍嘉蔭積載筆勞傲詔恩封公如其官公北嚮遂巡言臣病困自廢久即不意上不棄臣以臣子故推榮予清秩甚寵臣死無以報伏地稽首謝邑令廉公長者召賓其鄉飲不赴始中舍當分異公為創南第遂築園其傍若菟裘名之樂榆卒老於是堂而構播而獲公之為署丞子者足矣恒言知子莫若父殆非耶嗟嗟公不斲其父

知而斲人知乎然而澤流而德光其究也鄉之人盡知
之而人主亦知之煌煌命書鴻懿孔章公所以為公大
略可觀矣公諱宗澤字汝衍循古其自號以見志壽七
十有四於是中舍祔公龍澤新阡手事狀以表隧請余
既雅習公抑又習中舍爰為採掇其概著之貞石傳之
來茲有過而式者敦薄寬鄙倘亦有風焉他世系生卒
子姓姻媾之詳則申少師之誌在

太學生又山浦公暨配金孺人合葬墓表

余歸田而與浦太學夢熊游其人嗜義個儻士也已而持母喪將葬而以其父太學又山公事行請合而文諸墓上之石以告世之考德徵節者而余然後乃知太學之紹聞濟美所從來矣謹按又山公諱潤之字汝玉世為吾無錫馬橋人故以其貲雄其里國朝有諱明遠者始徙前澗家焉族蕃以殷為邑大姓數傳而為太學曉山公文龍公父也配於葉實生公曉山公棄公早公孺然一孤童耳會吳中倭邑用軍興法籍諸富人使受署

而公甫弱冠在籍中署城城公負畚鍤城若干丈署築
壇公鳩匠石築者三署治海艦公飭勁擻府戰具甚設
令松滋王侯數睨公是少年何一切治辦也殆古終軍
流乎為嗟異久之顧冠退而所席產半削矣於是公壯
受室且讀且拮据乃更以其產拓遂應例入南太學為兩
司成吾鄉瞿文懿姜大宗伯所激賞蓋公英氣咄咄逼
人不專以藝名也公內行篤至小弱弟異居而遙禦其
侮姊歸華而嫠植其孤外家中微振其乏他宗黨間饑

而待糲寒而待襦待資而婚待構而葬者凡若而家所
即翼响沫以起者若而人慷慨慕風節不侵為然諾急
人之急若甚於已遠近以此多公長者而負氣不肯下
沾沾自喜心厭繩束忌者亦以此目攝公中蜚語就吏
矣簿對尋得白然公夷然無所修郤也猝不幸天死才
年四十有一耳公室為金孺人蔡灣令族父文泉翁溜
母安媪孺人入門稱仲婦十有五年而稱未亡人二十
有二年中間游遭閔凶情事絕慘毒非生人恒有也孺

人生二男一女太學長而為娶婦於龔今岳伯公女也
半歲死而其仲亦死仲婦華孤女也童而來歸亦又死
明年嫁女於秦半歲死四喪累累骨肉摧折幾盡淚無
日不承睫獨強顏視太學相為命耳嘻酷矣乃孺人為
懿爍非一公在而積纖累微佐公豐其產倒廩傾橐佐
公行其德公歿而大起冢墓飾甲舍以無狹公志延明
師傅潔滌聽課太學讀以無墮公家聲百罹艱險幸以
太學立又幸有孫庶幾謝家政禮佛享晚暮一日之安

半菽之奉而詎意亦四十八以死也嗟乎王政之廢也而民俗之偽也是故求才之途隘而急公者怠矣采節之防峻而矢志者屈矣夫秦皇漢武何如主哉卜式請輸家財半助邊詔書褒美尊寵至大官巴寡婦用財自衛築臺而名之懷清斯其事並卓詭然猶有風世厲俗之意焉公弱冠當戶饒幹濟不難挫產佐縣官之急而夷於齊民齒於往役不聞幕府有所察舉也孺人荼蓼其身冰霜其操忍死植太學遠謀雄畫有剛男子所不

敢望者而年不中格不及於旌典謂聖朝隆盛而草莽
鮮棄才閭閻鮮遺節乎哉雖然家殉國妻殉夫亦各明
其志而已本之非有所希冀而為也敷前光倣後榮是
在太學父子矣余既閔太學之請嘉慕其先烈而為表
之曰是惟有明故太學義俠又山公暨其配節母金孺
人之墓使過者式焉月日子姓生卒婚媾之詳具誌中
祭文

祭東嶽文

仰惟五岳之尊實作四方之鎮緣臯頃惟瘡鬼忽夢明
神傘蓋舟船擁衛不乏冠裳貌相雍容甚都布席若三
列爵惟五似來嶺海將賀闕廷方望塵於山水之間俄
接武於泉石之上寢以已字他年尚許傲靈噉以唾餘
凡子何當投嚮一汗而醒再寢而平自憐孱弱之姿敢
忘生全之德爰申望祭用答恩私更乞鴻庥益襄暮齒
某不勝屏營感激禱祝之至謹謝并告

呂相公告改神道祭文

代

於惟先人世澤汪濊施于孫子久而未艾蚤塵侍從晚
被褒封詔予三世恩深九重是曰君寵亦繇祖德非余
實能以儼於國爰闢隧道樹之豐碑神其往來庶幾格
思謹告

祭新建會龍石橋土地之神疏文

雙河上游九峰支脉橋同駕鵲名肇會龍茲者上蒙督
府厚捐下藉鄉閭協助易木以石撤舊而新行人免一
旦飄風驟雨之虞野老慰百年截漢垂虹之望疑見鰲

擎海島真看龍會天池北拱黃圖步步祝齊天聖壽東
通赤縣源源呈捧日人文傲神庥屢兆豐年滙靈氣雄
開巨鎮謹告

祭施憲副老師文

門人翰林修撰句吳孫繼臯謹奉瓣香束帛自家至於
閩王融即故廣東按察副使前常州太守龍岡夫子施
先生之墓下百拜為奠而哭以文曰嗟乎昔人有言士
為知己者死繼臯未嘗不感激嗚咽於斯也故智伯厚

遇豫讓廢仲子為壽聶政剖太子請行荆卿裂是夫皆
戰國俠客之流赴義立然諾爭死如驚彼徒以深知我
也何況握道德之貞符稟人倫之朗鑒一朝拔士於閭
湯而耀之光明者哉初先生由望郎來守吾常也能軾
之席未暇煖而露冕行春之令未暇頒布也然業已進
一郡五邑之士而都試之矣當是時士無慮三千人風
簷競於燈火而冰鑒懸於日月士畢技而呈先生流目
而覽大都以為無奇爾自繼臯執卷進而先生亟賞曰

何其詞之具本末也庶幾得當我舉乎明日以冠多士以遍視於鄉之薦紳以游揚於學士大夫之道津下者非一而渺微之名字始乃著人齒頰間矣嗟乎先生之於繼臯何如者哉微獨此而已繼臯生而貧父且老母病厨無見糧竈突不日烟又負人子錢若干緡歲盡取責秋毫無所抵此自盡之術也先生廉其狀亟發帑金佐之抵償而令以少資買田數畝具饘粥奉其親一意修業斯與衽席人塗泥中起白骨而肉之何異乎鄙人

何知嚮其利為有德矧若先生故繼臯之欲傾寸赤於先生即隋之珠可化而獻而揚之環可變而銜也先生闢書院羣譽髦絃誦其中而繼臯幾為之領袖日有日程月有月程所以課督切磋甚備於是繼臯舉於鄉先生弗善也曰碌碌如石非我所急於爾也偕先生奏計試南宮出而誦所為制義於先生而先生亦弗善也曰是故且第然當與第鄉書等耳至繼臯奉大對蒙恩舉首而先生手泥金南歐道中始乃大喜引觴痛飲徑醉

矣憶異時先生書來實云嗟乎先生之私繼皐與繼皐
之幸於先生抑何深也先生之才靡所不揮霍而雅慕
好為文辭於書靡所不讀而尤邃於莊周之指於度靡
所不包而特不能伍於當世齷齪小夫及貪墨吏故名
愈高而衆愈忌政已成而謗已叢主爵之貴人修逢迎
之舊郤於上而望風希旨之徒俄中先生太守事落嶺右
觀察歸矣嗟乎斥鳳凰為鷓鴣兮詭麒麟為不仁毀伯
夷為盜跖兮誣貞女而曰淫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厥後

先生粹白之名績稍稍昭明於公道之口而執政方欲
借先生以伸其新法竟引闕院課士目為道學終擯先
生厲禁四馳比於禍本蓋至今明天子採直臣言弛禁
去苛廣途收士即無問先生再起不起幸一復見興文
之盛以為愉快而先生先一歲捐館矣嗟乎生而為世
指名兮歿而其道乃大光也有其廢之孰與興兮何陵
谷之靡常也庶吏可為不可為兮羌行歌而徬徨也天
道恢恢疎而不漏兮蚤見蕙蘭之芬芳也彼當途豺虎

平地波濤今既安在又奚足以當先生九泉之一粲哉
今夫解劍而挂墓上之樹者為心許也炙雞斗酒千里
赴弔者為酬知也夫以一帶佩之飾一聘辟之雅猶生
死不相背負如此繼臯而忍負先生於冥冥者乎哲人
萎矣明德不忘典型喪矣微言尚在繼臯自分些情浮
沉即不能蜚藻石渠揚聲著作効職業之寸尺以副先
生特達之知至於守其拙愚甘所澹泊罔以躁取名罔
以利傷行寧為鶩質不敢為泛駕而馳寧為賤工不敢

為詭遇而獲茲所盟心於伯樂之誤形矢志於王良之
下乘旦暮兢兢欲用為報者也嗟乎人非宋玉難招屈
子之魂才媿賈生虛托吳公之舉流水之絃堪絕山陽
之調忍聞是用輕河山跋履之艱望松柏淒涼之路述
恩知之大槩悼年位之何迤興懷俠烈之風增感存亡
之誼酌以明水寫其愚心皎日不欺列星有耀先生尚
終鑒繼臯之區區焉尚饗

同門合祭浮川陸太老先生文

於惟先生太古之遺四明耆舊兩浙著龜學深河洛道
婉皇義九丘八索徹奧洞疑二儀四象遐覽玄窺彥方
宿範太丘清規蘊靈含曜不銜而奇種於其身發於吾
師三槐顯瑞雙麟應期冲襟對命駕駿騰螭文章翰苑
政事藩司昔秉衡鑑棘院分藜量包葑菲明照黃驪念
茲大造發跡伊誰五岳有原崑崙崔嵬百滙有宗裨海
逶迤夫子之澤先生之貽先生多福天章寵綏行進師
保以享繁祺先生多壽望耄踰耆行滿百齡為世期頤

胡天不慙姜我芬蓍參苓改色桃李生悲事有必至死
生則宜情有固然師生之私某等風塵末學門牆舊知
忽聞訃報相對嗟咨百身難贖千里陳辭溪毛澗酒薄
薦靈輻先生不死尚鑒哀思尚饗

祭澹翁王太老師文

於惟先生河岳之精蘊靈含曜不銜而珍栖神養德惟
種召獲駿發厥祥流光奕奕篤生夫子文章之紀二典
三墳五際四始網羅經濟以恢帝紘漁獵竹素以握文

衡在其質色驪黃牝牡瞻彼門牆太山北斗御風鞭霆
為帝者師翼輔佐卿而臯而伊六籍以還代有作者惟
我夫子卓然大雅五岳有原西北崑崙百滙有宗裨海
是尊夫子之功誰為孕毓濬哲惟昌先生是屬先生而
存吾道有光先生而歿斯文皇皇胡不百齡以覲相業
脩焉云殂箕騰昂滅夫子惠我情好葭莩而我先生不
我卒圖帝用慨噫存我夫子吾屬惘惘惘惘生悼死事有
必至往來古今人有不忘師生至情夫子括髮素車發

發門徒匍匐生芻一束嚴霜降丘草木為秋長夜冥冥
萊衣何求河清可俟人壽無幾洒淚臨岐潯沱風雨鳴
呼哀哉尚饗

合祭雙松丁太老先生文

嗚呼大江東迴長淮西流士生其間含貞好修先生之
生曰清河沚蘊秀儲靈神栖守視志抗孤隱節挺喬松
清風千古浮雲萬鍾軼太丘範標彥方格積以流光種
而召獲誕毓師尊庭訓有儀揚芳振藻魁世鳴時石室

摘文玉除簪筆載師辟雍尋魯卿秩綸扉嚴肅講幄雍
容為帝者師為天下宗舜簡臯夔周隆旦奭夢卜人情
師保朝夕先生而存相業允光胡天不憖而忽云亡悲
風南來有訃淒切事聞九重卹典孔晰生有象服沒有
鴻恩人曰榮休我心未蕃兩世四朝望耄踰耄豈不壽
考不延一訣某等同上春官並出公門敢言桃李幸托
靈根恩既有原師生父子涕豈無從惻生悼死會盡者
數難贖者身所憫玄理至人不泯溪毛葱青澗酒勻綠

辭告靈輒鑒茲衷曲

路祭李老師母文

嗚呼夫人行矣素車發發丹旄搖搖陰雲莽莽易水蕭蕭
蕭薊門將辭楚天何處黃河中斷衡湘南阻生不踰閭
宦亦相從安識故鄉孰導冥蹤豈不有子承家萬里爾
恨終天母魂誰恃于征于邁疑戀疑升觀者酸鼻送者
撫膺匪厄之悲匪促之震來乎翟輶去兮孤櫬嗟我夫
子痛于蒙莊一身繫國萬淚傷亡我等門人視母猶母

薤露興歌涕沾於輟路則有祭祖載之遺持觴薦芷遮
獻靈輶輪不可攀日忽以下往哉永暝相哭原野

合祭范太老師母文

嗚呼菁山之陽太湖之濱振范氏宗實惟夫人胡以振
之生我夫子為帝者師為學者軌夫人德曜來歸伯鸞
儷芳衡芷婉美琅玕于宮于筐乃籩乃豆恭順有儀賓
祀無疚天乎忽斷孀聞自憐幸哉有子式穀遺編夫子
大賢機不待截獻策明廷魁英駕傑玉除簪筆石室摘

文兩都振鐸六館蒸雲朔召承明賈還宣室徹炬宵行
橫經畫述母曰主聖爾惟勉旃古稱報國薦士宜先黃
金築臺朱衣繼畧兩采葑菲一門杞梓水分裨海山起
崑崙夫子之德夫人之恩垂老益虔既貴彌儉惠問鄉
評令德家範翟冠我我象服則宜白髮皤皤望耄踰耆
夫子擢南板輿式假津門蕭蕭訃何為者是耶非耶淚
洒長河事聞九重卹典孔多豈不榮休不延旦夕豈不
壽考而不千百某等同升義重知己情深師模未遠母

計何惜慶弔如軫吉凶若夢相告沾襟為夫子慟月落
不死至人久存悟此玄理存歿何論澗酒一尊門牆千
里執紼難期緘辭告祀

合祭沈年伯祖母王太夫人文

嗚呼賢豈必貴榮豈必壽冥冥者天夫貴難子子賢難
孫數則惟玄於鑠夫人既角而翼亦足而翩身具五福
美閱三世造化疑偏惟夫人生名門淑媛閨闈嬋娟歸
於上林和鳴飛逐鳳德鳳聯冠佩則儉籩豆則飭令儀

罔愆亦曰恭順亦曰端一嘉聞孔宣幸哉有子蜚文角
藝成均勉旃迅發孫枝英英玉立高科少年乃諗母教
不獨於子於孫亦然沈稱珠林母殆丹穴江表流傳忽
焉一疾溘爾奄逝賓於上仙人若猶憾天則已備誰曰
未全某等兩附職方母我大母休戚情聯哀哀計至驚
心隕涕有淚如泉薤露將歌匏瓜各異奈此山川緘辭
束帛遙奠芳帷靈鑒斯虔

祭王太淑人文

太原有赫起司寇公含靈孕秀曰夫人功繫夫人生實
惟於鄭京兆之裔平陵之孟來歸夫子秉哲好修乃偶
以貞乃相以幽遽亘期馨蘋繁務飭恭敬有儀喜愠無
色既儔鳳德六產麟姿縹纓雲陞紺組天墀西省詳寬
南邦造士明恥不疑文追歐子驅車嶺表開府淮陽龍章
賁賁翟服煌煌子也還朝母福備只况復青雲見其孫
子胡天不慙一疾弗延豈不壽考不百斯年嗟爾令子
緋袍象笏歸命自邊待問於闕恍兮惚兮孰計而傳是

耶非耶淚洒炎天帝聞曰吁朝士淒切司寇重臣含哀
茹血嗚呼星墜前垣生則良奇歿沉於淵歿其何為我
聞天台仙人所止將無羽化瑤池者是嗚呼壺儀在閭
隔世而香錫典在珉重泉而光聖善熟聞椒漿遙奠靈
乎有知千里來薦

祭楊太宰文

嗚呼古今往來理則云然凡厥有生孰能無死顧如翁
者豈可以死哉夫世之悼翁而慰翁者則曰內肅百僚

外寧四塞即旂常史冊未足銘之翁於功名之際可為極矣眷懋三朝恩蕃五世即封侯食采未足方之翁於富貴之際可謂極矣兩子魁文一人拔武即三槐五桂未足擬之翁於胥嗣之際可謂極矣夫人生志抗勛猷而不遇其時身遭榮顯而罔必其後者豈少哉翁也備茲百順夫復何憾顧愚所謂慟者翁之生也闢天地之運翁之出也任國家之重翁之亡也失天下之望蓋翁抱命世才弱冠而登朝三年令尹八載職方其所擘畫若

迎刃而運驕然解也人以為有姚相之能及其敷歷臬
藩載遷開府則少司馬之命下矣制閫邊關之命又下矣
其所懾服若撼山而震赫然威也人以為有郭令之風
又其入也晉官天曹總茲百職蓋前後被命而起以宮
保綰部章者數矣其所銓鏡若懸鑑而照的然當也人
以為有山公之鑒夫以翁如是之才之威之鑒所謂為
國著龜為邦蕃衛者非耶所謂社稷是毗蒼生是倚者
非耶天下安可以一日而無翁也故翁在則天下有司

馬起而遮道聚觀之望翁歿則天下有司馬死而罷市
巷哭之悲翁之所係於天下豈輕也某等昔從令子與
觀學政凡吾鄉之子弟皆翁令子之子弟則令子之悲
獨非吾鄉人之悲乎嗟乎身騎箕尾氣作山川翁身則
死翁神不脫緘辭千里聊寫我虔迢迢姑射有淚如漣

祭茗翁王年伯文

嗚呼三江之間五湖之濱代有至人韜光隱淪先生之
隱茗溪之上卷帙栖神山川寄放或扶筇杖或棹蘭舟

烟霞萬頃風月三秋沾醉長吟非陶非李晉室餘芬唐
人襲美少亦談藝老猶受經諸生絳帳鯉也趨庭詩禮
傳承貢于天府職大行人宣威尊主去年擁傳奉使蒲
陽綵衣歸覲壽酒浮香使節還朝椿顏樂只翻然厭世
忽賓仙史嗚呼龍章鳳詔不日而馳即翁無意天胡不
遺駢祉景福遐乎日熾業邁古稀而胡遽棄某等令子
同升視翁吾翁情傷白練淚洒丹楓澗酒蕪詞抒衷獻
悃芳靈有知來格而返尚饗

同鄉年家祭茗溪王年伯文

惟翁抱璞含貞履規約矩肥遯丘園棲遲稼圃無爵亦
貴不銜迺珍儒者高蹈聖世逸民既剛以方亦和而恕
軼太丘範標彥方譽茗溪卜隱春月秋風無羨於外寧汨
其中間為詩歌以助斟酌長吟哀鳳江天獨鶴惟種召
獲厚積流光快哉有子華國賓王立朝有儀奉使不辱
為瑚為璣如金如玉輶車入晉綵服歸吳芳筵壽酒載
懽載娛戒曰王程爾惟勿忒促駕還朝親顏動色何期

旬月計自南船暮烟疎雨奈此楓橋吁嗟令子春明考
績胡不少延以俟榮錫翁年邁七良古所稀胡不滿百
以享餘暉我聞至人沒亦不死傳稱典型久而難圯豈
乘元化與仙為徒長洲茂苑魂往來乎某等鄉里後生
年家小子嘆舊德亡痛哲人萎簪組匏繫山川阻脩情
傷匹練目斷松楸溪毛葱青澗酒勻綠寫我寸私寄茲
一哭靈其鑒只庶幾格斯蒿里之曲執紼還期尚饗

祭節翁貢年伯文

惟翁不離耕鑿而信於鄉不涉經濟而德一方不引銅
墨而被冠裳不學黃白而履吉康曷以臻茲曰繇善良
善斯召慶良迺其昌初翁之生抱璞含芳丁葉之哀幹
蠱用光倜儻好義振急存亡類彼太丘鄉閭所望德立
行成令聞颺揚郡國枉駕錫服用章翁實承之洵美且
臧類彼彥方衆人以匡廣陵故侯餘澤灩灩翁嗣其烈
永言未央翩翩令子玉質金相賢科賜第翁發其祥追
惟甲戌春滿高堂曲江齊宴瞻雲捧觴胡不三載脩焉

以翔寒風颯栗千里蒼黃嗚呼黃山蒼蒼宛水泱泱生
游其間歿於何傍我聞敬亭仙人所藏將無羽化馭彼
鸞皇某等九州之人令子同行視翁吾翁百身可當溪
毛澗酒泣奠傍徨靈乎有知鑒此衷腸

同館祭王午山太史文

嗟嗟太史胡數之奇胡鬱之久胡發之遲胡享之薄胡
促之隨才固不偶理其難知百身莫贖千古為悲初太
史生早負英姿芳聲茂實博學宏詞二十翔校三十登

埽四十鼎甲鳴世魁時石渠載筆天祿燃藜公輔之器
邦家之基宜履遐祉庸需寵綏溘焉以捐奪者其誰鳴
呼謂天不仁曷隆厥施謂為仁耶竟此何為奎躔宵揜
蘭芬晝摧淒其共巷矧我同池月臨玄酒風來素帷魂
飛燕越身騎尾箕

門生祭王太史文

代

嗚呼太山崔嵬中原所望劃焉其頽川谷無光斗樞在
天紫薇太極一宵而隕星羅失色嗟我夫子嶽降奎躔

胸藏萬卷筆倒三川非熊非羆如龍如虎清廟珪璋明
堂黻黼二十名立三十登廷四十鼎甲天語親聆金馬
彩纓石渠載筆士識經綸人傳著述見謂殊器公輔之
基不亦標軌為天下師胡天不弔忌才殃德一疾弗延
亦已其亟嗚呼夫子之學洞徹淵深丹顏未駐黃土何
任夫子之文雲流日麗彩筆終懸青燈曷繼夫子之量
月霽風光孰厄其衷而歸杳茫夫子之容金相玉質孰
奪其魄而閉幽室嗚呼謂天不仁業與之才謂為仁耶

而促何哉有窮者理會盡者數獨斯之酷莫審其故我
聞仙史亦累塵緣既謫為人復昇為仙豈其羽化返於
天闕香案中間垂紳正笏某等北方學者謬廁公門敢
言桃李幸托靈根絳帳生寒總帷初列百身莫當一慟
欲絕

祭朱南陽年丈文

嗟嗟南陽何者非所當壽也而顧弗壽也松栢其幹金
玉其相神情内含良賈深藏此相人者所謂壽也學探

本原識通性命發為詞章如泉斯湧此觀文者所謂壽也寒暑必慎飲食必節伸息語動悉有常轍此養生者所謂壽也而况踵前人之芳躅並難弟之英聲強年聯第初拜郎官蓋其進方駸駸即位陟樞衡年躋耄耋顧豈謂過倖者耶嗟嗟南陽是皆所當壽也而乃弗壽也或者曰壽不朽之令名也古人以德與功與言為三不朽然耶否耶有德未施有功未就立言固其餘事而天且躋之場屋使二十年間含毫弄槩以習所謂時文今

方棄其筌蹄發其閭闔以游作者之庭而又重奪其志天之不欲壽人也如此嗟嗟南陽其當壽而弗壽也真造物者妬之耶某等南陽同年士也不惟識其面更知其心所願望於南陽者甚厚而今則已矣雖然天於南陽固沉珠埋璧爾其用未究其體全矣在南陽何損也吾輩存則南陽所願望於吾輩者亦存誠有克自淬礪居一于不朽以為一榜光則南陽方沾沾九泉矣如徒延歲月費廩餼以倖貴重而略無表樹於其間甚或貽

玷焉南陽有知不將嗤之羞與齒耶南陽之歿也吾輩
既集其庭而哭之茲靈輒駕矣將歸葬於會稽禹穴間
則死生從此永訣而吾輩醵束芻清醑以酹於南陽之
柩而侑之以辭蓋重以南陽之當壽而恨其弗壽又毋
以南陽之弗壽而吾輩可棄其所當壽也南陽其鑒之
合祭丁老先生文

嗚呼長淮西迴大海東阻滙結秀靈鬱發鴻鉅初公尚
少而思古人履規約矩蹈義遵仁大對明庭魁英冠傑

忠孝是求溫飽匪悅乃趨金馬乃司辟廱文宣綸綍德
被章縫一貳邦禮再分邦治入侍經帷出陪廷議銜哀
一返讀禮三冬豈其過毀而竟相從嗚呼主德清明待
公啓沃溘以長終念此明勗元元計日需公為霖望而
不見奈彼羣心觀濤莫起落木逾愴賢哲反促理數難
諒遼東鳴鶴曰惟令威公其後耶千年一歸嗚呼生有
令聞歿有崇諡人壽榮名早盡曷媿一芻寄哭十里陳
辭寧獨藝林天下之悲

祭詹老年伯母江太孺人文

江浙上游三衢隩區聞人代興著姓世居著姓維何為
詹為江婚媾世聯甲第相望祖佐臺憲父稱師儒秀鍾
賢媛稟德實殊動遵禮法間習威儀慎擇快士不則閨
幃六禮既修作配司成肅見詹廟薦以藻蘋贊陳脯棗
尊章是承凡百僚婦靡不式欽相爾夫子為時髦英學
成五鹿游薄馬卿莖仕兩都奏最帝廷恩隆所自覃及
雞鳴戴鳳被霞輝映德門念茲宗祏興在得人雖則有

子未見振振言求仲氏塞淵既宜小星有賦如壻如麋
二麟載紱三鳳聯飛伯也不永二雛頡頏仲季並起以
翺以翔曰子大夫曰尚書郎蘭玉盈堦冠蓋一堂稱壽
聖善為樂未央云胡一疾寶婺沉光計從何來聞者傍
徨隕茲令德天道曷常臯等昔與季君同舉戎闡誼篤
孔懷休戚咸依傷哉大故中心若摧素車欲命金馬難
違何以寫哀視此旒旂路遠莫致邈焉河山酌我酒漿
擷我椒蘭因仲以往躑躅重闕再拜引領涕淚為潛萬

里將誠靈其為餐

祭刑部主事兩豫黃年丈文

嗟嗟兩豫早負英姿芳聲茂實博學宏詞偃蹇一第乃
踐彤墀爽鳩初官白雲遞司哀矜折獄平反示慈世號
有功亦比釋之公輔之器邦家之基宜履遐祉用需寵
綏溘焉其捐奪者其誰嗚呼謂天不仁已隆厥施謂為
仁耶竟此何為室如懸磬家無羨貲兒號於庭妻哭於
帷渺渺穰東途路險巇迢迢旅櫬孰恃而馳沒者長逝

生者安支見者酸鼻聽者攢眉矧余兄弟能無涕洟我聞于公積德務滋爰啓廷尉高門匪欺又聞崇公死獄勤思爰啓文忠瀧岡刻碑君所身有先德之貽君之所貽倘在來茲靈輒既戒朔風其吹朋尊一慟存亡別離尚饗

祭王母劉恭人文

粵若內則婦尚柔貞母氏聖善慈以嚴成寥寥彤管疇嗣徽音仰惟禕靈儷美積芬昔比部翁淑問虞廷徹部

伐堅民頌無冤五斗不折解官四明瀟然田里鳳舉鴻
冥佐之者誰曰太恭人間政茂修母儀克稱斷織督課
和熊助勤廼有侍御聿振家聲大行奮跡簡在楓宸鐵
冠豸服柱後惠文督鹺淮陽剔蠹更新巡行吳越風紀
肅清歸報于朝婉古埋輪篤慶有源式穀自親有烈母
訓著于朝紳咸謂女士式昌名臣百年壽考寵祿永膺
天胡不憇寶婺匿精計聞侍御攀號震驚萱隕北堂梧
椽空存板輿弗御蘭芳萎塵嗚呼生也有涯不朽惟名

矧茲閨閣炳朗德馨兩世濟美禔翟光榮息勞大塊瑤
池返真翱翔青鳥浩劫無垠某等執鞭侍御夙仰儀型
達觀者理恒化者情綴以蕪詞莫以澗蘋神其不吐歆
此一尊尚饗

同年祭高年伯文

惟翁幼秉淵懿長標瓌奇匪俠而烈暮儒而醫仲產曷
減急兄之危終然壁立吟誦常怡心乎利人岐黃我師
爰有論著為時所推於已若忘於德務滋赤子之心先

民之遺天道無親惟善乃私濬發英賢致身彤墀人欽
上第帝寵鴻詞乞為博士曰永教思出則敷契入焉步
夔祿養安只恩綸再貤胡弗長享奄與世辭七十希有
翁業過之豈實數定而不期頤角東迢迢山川逶迤行
乎間闕至止何期某等通家義厚猶此情悲忍看華轂
去作總帷芻束在几蘭升在卮丘首雖邈箕魂假斯

祭韓老年伯母文

嗚呼繼母如母孝子不殊是在儀禮服亦有圖懿美夫

人金相玉質歸於君子宜家宜室協其恭敬佐以儉勤
幸哉有子我視焉分陋哉閔母冬月為虐不見穆姜名
芳調藥乃顧乃復過於所生是訓是迪以底厥成閩海
蜚英天墀振翼初官虞衡而舉其職帝曰爾才其往承
天陵工重鉅爾惟克虔六傳將馳尺書傳計奕奕星軺
忽焉改素吁嗟往昔孝感多奇禱泉泉湧母疾竟差胡
天不弔母南子北醫祝罔親理數難臆某等敦世講誼
稱年家生承茲凶問能不傷情有羞匪嘉有酒匪旨聊

攄我哀靈乎鑒只

祭陳年伯文

於惟先生奮迹海濱儒者高蹈聖世逸民外操直方內秉淵懿履規約矩咀仁嚼義既探六籍亦採百家吐為文辭蔚焉以葩蚤易青紫芥可俯拾數獻弗收荆山抱泣晚起應詔冠裳自榮俄以子貴龍章再膺其命彌進其躬彌俯其人雖今其心則古觀德家庭肅肅雖雖觀化鄉閭一德同風前有太丘有道長者後有先生卓爾

金定四八卷三
卷七
大雅頗傳耆碩洛社盟投脩然獨往悼彼風流海鷗畫
飛亭鶴宵唳不見行吟空聞雪涕某等遠方之人令子
同行視翁我翁百身莫當溪毛葱青澗酒勻綠相望雲
間寄茲一哭

祭戈年伯文

惟翁系出吳會而籍於燕業本土人而迹於廛被澤獨
邇尺五之天種德惟勤方寸之田朝市大隱都邑高賢
其和若醇其直如弦斲雕以樸剖觚為圜不用於世孰

觀厥全無羨於中孰滄其淵是稱葆真以享大年亦啓
哲嗣天池騰騫初官百里行哉勉旃民瘼殷恤主德茂
宣三載政成天子嘉焉曰子實良式穀其先乃降璽書
龍章鳳箋推恩所生錦服春妍見者謂華望者謂仙自
茲景福為山為川未論耄耄可彭可錢胡天弗憊一疾
弗延秦人罷春良令其旋都人罷市老成棄捐矧於某
等分戚情聯視翁吾翁淚下如泉溪毛澗酒薄寫微虔
羅拜堂階魂來几筵

祭王母徐太孺人文

於赫王宗亢之者子孰詔厥成曰有母氏母氏來歸實
嬪隱君協其恭敬相以儉勤言不出閭動不踰閭蘭茝
儷芳金玉比德昔在梁鴻爰配孟光千年懿淑照映吳
昌亢濬哲源乃毓賢嗣奮翼登朝蜚英奉使皇華在路
春萱在堂人傳並茂天錫全昌曾未幾何蚤忽凋喪慶
弔奚常理數難亮憶爾報使尊人永離甫來謁選母復
長辭素車白馬僕僕途路恨也終天悲哉孺慕差強壽

祉並過稀年非久貽恩貴於九泉某等令子同升視母
吾母上悼令儀下唁良友聊采澗藻以侑椒漿慈靈有
知來格洋洋

公祭黃對茲年丈文

忠貫金石莫徹九閻名懸日月身不長存古道炳甚千
秋詎諼唯閩有公懸寓麟鷗叔度千頃長卿萬言高第
起家循令弭繁焯焯最書熒熒銓論帝俞公才入拜黃
門鱗批仗斥魯不昕夕朝陽倏鳴永豐初謫尋理河間

雪沉肺石爽鳩甫膺淮陽再尾悠悠楚蘭孤貞靡格展
禽有言吾介曷易宣室霽明召公藻衡聲果南國望籍
瑤京翫骀猶昔冰風自盟山公在曹百職倚平彼旻弗
眷造物嫉烜彌留遺竒箕尾莫挽公言可行公遇則蹇
公志方騰公曰已晚臯等聯籍公車締誼雖鵷哲人不
待型范疇如浮雲幾何咄嗟史魚游旂載南高蓋栖墟
酌以椒漿薦以濱菹焄蒿非遙一鑒欵欵尚饗

合祭王相國母吳太夫人文

嗚呼昔在安仁板輿奉母間居亦懼不聞踐斗師亮母
孫手詔問年迨其棄養平章外遷於太夫人實啓相國
名壽高齊榮哀備極相國甚孝烏鳥繫思帝許輟直庸
慰母慈相國甚忠計安宗祏母曰予往卒以定策十任
強起十辭歸歟來同四皓去亦二疏賜金羞餽賜玉縈
綵婺曜中台閣侍元宰八袞初開鶴髮皤皤一品累錫
龍章孔多言樹萱草綠野之背人歌燕喜百齡未艾豈
其厭世修而長捐披霞驂雲家不乏仙西池聽璫南岳

擁珮孰是栝椹以憂鼎鼐尺素告哀五位咨嗟尚方致
賻卹亦云奢維予九列於相國耦義忝升堂情殷奠酒
不腆厥詞曰將遠心綸闡勿慟總帳其敬尚饗

祭周太夫人文

嗚呼維嶽降靈胚竒育神睠彼邦媛哀此令嬪六二之
貞非儀之令誰其尸之曰維夫人猗歟夫人維王之裔
歸我文恪德音孔儷有儷其德溫柔敬立陰教是承式
彼嬪則克相夫子周揚懿美有夫有子弘我代理天子

是毗庶士是望金章肅庸厥庸斯昂迢遙四封載鎮綱
紀為明祭酒萬邦式止弘美兩朝衣裳雍容匪嬈房中
曷來茲榮偕我荼苦以及棟隆蚤誕琳瑯晚復桑梓卜
遷訓讀九熊信擬百千萬年行復有以胡天不弔貞令
忽摧卿月沉輪婺宿揜輝家喪令儀噉噉同哀人亦有
言百紀莫保有如夫人履順獲考借耄耄期亦曰後老
榮哀既備終始以道維余後進通家誼深接禮論道相
知之心不揆弱息嬪於高門百慟之態孰知予心嗚呼

哀哉重曰四德令善五禮上秩禮稱帝師德副夫職皇
哉介秩邈矣華宗怡愉懿範先周同風琬琰令姿有美
螽斯既全婦道亦仰母儀庭玉流芳室蘭傳香楚楚象
服唯唯河魴翟茀七襄軒車六命鼎室辭親槐庭贊政
斯教斯勤我恃我有胡天不辰去爾在疚飛青來黷水
碧弗邁月落珠埋萱枯桂摧金棗長含銀蠶莫追孤鸞
絕音雙虹去津留連趙瑟悽愴秦笙哀哉尚饗

祭吳太親母文

天幃廣覆地靈厚載勿勿遷塗芸芸岐類七浪風摧四
山雷邁孰是頓超脫纏豁蓋猗歟惟靈弘懿中閑昔植
瓊根今滋寶瀾休神凌虛不跡應緣不遺世相契實開
權子歸高門作述君子箴管處職玳簪協禮玉筐鷄墮
金籠蠶起爰從夫榮玄衣描雉翟弟有輝簪翻薦欣金
波迴月綺樹停春屑玉杵膏和香扇塵彩駕羅庭紫鸞
嘉吟懽故未厭悲新邁及予美惟謝色服惟子飈焰刃
傾靈莖翠泣非有既了所無寧實訣定一乘彫薰六度

業珠回澄識鏡轉露曇彌記外華光補處騰神金渠纏
悲寶樹嗚呼哀哉臯聞偏空互闕大慧雙融遺遺亦遺
空空乃空觀無靡取形礙俱通惟靈唯然圓應塵中振
振令子英英華胄玉震蘭搖金鏘桂縛豈薄前因孰解
嘉媁銜識同痛在戚彌疚嗚呼哀哉藏壑有趨送涯無
還珍臺散空紺髮留山風嘯楸梧雲翳陵巒苦空無常
剎那摧顏哀哉尚饗

祭劉封君文

靖江
令父

光遲蕙畝和被椒臺春氣傷心推惻紆懷予懷胡推靈
修遐謝霧彩晞晨星躔慘夜嗚呼哀哉惟翁弘懿允迪
天真秉彝清粹揮景綢緼篤修門內孝友穆融九德耀
區三懿宅躬體道既淵興文有郁謂脩雄飛而頃幽伏
飲露朝蘭飡英夕菊霏微佩芬沅瀲含情漸達鴻羽孚
音鶴鳴於爍令子碩響嗣振華藻炳煥芳烈紛綸揚聞
明庭宰物下邑龍躍偶需鳳舉猶輯康阜用成威和咸
宜令有濊澤惟翁之施禮樂敦俗倫彛是導令有洪訓

惟翁之教積善斯願自昔格言榮名寵章在福宜蕃哀
彼造物壽仁何愆褒美弘多而宏斯年嗚呼哀哉某被
襟令子旁蔭蘭風仁宅不遐德隣適逢山高既荒河潤
且迴揮袂同瘡執紼有耿獻歲發春江楓結哀招以楚
音魂兮歸來哀哉尚饗

祭茅鹿門憲副親翁文

歲星謝輝文昌復壁碩德不遺中心如怒嗚呼哀哉自
公以降爰及於期我之仰止內誦心維端明介辭旨忤

譽彰公拂貴人身詘行方行方伊何詘身翺翔一麾乃
出令於青陽譏譏者金受賈於鼎微公弗信民茲焉頌
如嬰離懷如罹焚溺孝子令聞而不永錫丹徒承軌沐
欽仁風賑此惇獨爰及孤窮明德日新克俊克仁德周
能事體合機神嚴罔式刑仁扶物施威和兩振澤湛皇畿
公化大行自北而南恩沃望隆大江載咸慶輝雲蔭泥
潤川漸入配台垣登降具瞻聲於太常禮官威儀乃司
厥勲庶績初初體直秉真慎行居貞曳蹈機與世靡

矜青蠅翩翩翻賢隆忌存孰云我公不聞斯言壬子惟月于
以入粵粵獠暴只醜類颺忽僉曰我公志厥惠和豈伊
弱翰尋言荷戈元凶既盈蟲臂思競侈彼鯨鯢逆我王
命公則赫然舞干起陳金鉞鏡日雲旗降文鵬勦隼擊
再振其斧龍旂飛藻靈鼓樹羽君子懷德多人嫉勲河
帶靡湮黜我令人言歸丘林就茲初服獨寐寤嘯有懷
如玉切松作糜烹桂以殮儀道無悶于焉考槃惟昔之
春枉用相存慶風煇煇嘉賓在門黃髮兒齒顏如舜華

姑射是侶厥色敷腴謂可萬年長爾翩躚如何不弔大
命罔延嗚呼哀哉人玩其華鮮識其實公豈真遷良蛻
其骨惟公之庭瓊輝素靈瑾瑜大寶薦於神京人孰不
化惟公上壽人誰不沒惟公昌後金石垂文永焉不朽
子長孟堅庶幾無負尚饗

祭趙肖鶴文

舊無
錫令

蓉湖之濱有祠歸然貌公而祝曰公萬年公庶重來甘
棠勿伐曷颺者氛信公已沒嗚呼傷哉公秉異姿特達

靈通嶽嶽其儀屬屬其衷雄文逸才如空斯虹渥顏飄
髯如松斯風釋褐綰綬來令我邑我邑不腆勢蓋岌岌
新權實煩舊逋益急民鮮生趣士多窳習公曰敝矣令
執其咎絃更予鼓鋤礪予剖且批且決予手予口星臨
日映電掣霆走維時利官若飛而肉公折厥角奔迸竄
伏大府責課飛檄更僕公無榜笞課亦不縮有嚴學宮
鼓鐘其鐫月朔幸臨矩步盈盈薪之櫛之陶此俊英咄
彼旁郡乃窘狂生既威以惠亦溫而理程書煌煌上考

功氏天子曰能維國杞梓殿材爾需亟其內徙起曹登
仙送者萬人且送且泣輓公征輪公去如秋公留如春
何當迎伋以慰借恂曾不逾晷頗聞被疾何恙不已奉
使適出還朝我期清和良日函書若新世壽永畢嗚呼
傷哉予猥知舉公執弟子一日非長二天是恃兩兒何
知以錄以齒及門之榮通家之以嗟公已乎百身何為
祠則有碑予其焉辭獨鶴天邊五羊海湄間關哭公公
神在茲嗚呼傷哉尚饗

祭董夫人文

言溯茗雪寶鍾靈奇既產英碩亦篤女師華谿孕珠梅
林發枝兩姓之媾百年之期嶷嶷尚書詞臣入直矯矯
觀察文章之伯相得益章相視莫逆有子吾婿有女吾
媳於惟宜人來相厥家姑亡已矣姑病如何亡者墓哭
病吾拊摩人曰新婦齊名孝娥尚書歸來日進賓客瓊
筵卜畫華燈繼夕西第之供中廚是職僮奴凜凜以罔
不飭給諫老學屢躋公車雞鳴佐勤俄聞唱臚客部少

雋青紫芥如丸熊習勞母氏之劬一堂三世圭傳組襲
拜慶疏縈帔霞冠翟履茲盛際聲光烏奕惟宜人賢宜
此福澤曾幾何年夫君長終市義媒禍為善降凶壽夭
同盡祖孫相從惟宜人賢而晚茲逢嗚呼傷哉茫茫世
界悠悠陷缺麻姑上仙滄桑幾閱遺產幸完餘子不劣
才明智畧女中之傑業開七袞胡不百齡堂堂委露鏡
發沈星下報而翁無恙一經何虞尾大應懾神靈嗚呼
傷哉我有弱息嫁爾仲子辜負恩勤間濶生死獲事幽

冥想像悲喜宜人之慟吾女之以白楊蕭疎丹旒徘徊往
即給諫葛山之隈執管効銘執紼助哀河冰嶺雪間關
一杯嗚呼傷哉尚饗

祭安太親母王太君文

於惟太君相門之秀身繞珠玉家叢綺繡一水衣帶喬
木相望有嵯素封膠山之陽嶷嶷僉憲簪笏建隼翩翩
公子瓊枝玉筍太君來歸百兩將之桃夭其質蘭郁其
儀僉憲解臬林泉却掃敬共旨甘以娛壽考惟郭宜人

嗚嗚厥聲伺色而進先意以迎繄翁若姑曰爾賢婦是
善事我我祐斯厚夫君績文太學焉游太君治內以無
省憂太學好客咄嗟取辦太君儲胥以佐歡燕家門方
盛不佚不驕迨迫哀冷不震不搖貴婿開府聲勢不有
督我兩兒遺經共守盛衰榮寂處一境忘如彼麻姑幾
閱滄桑未亡之身荏苒三十九原下見曰兒有立兒故
棄我弗我即墻賴有叔氏挈此孤孫丹旒飄飄蒼原鬱
鬱一壑藏棺十人執紼某忝新媾夙耳徽音扶服會葬

哀吁盡心匪人之悲惟德之慕詞以寫衷靈乎儼顧尚
饗

祭王鴻臚文

嗚呼胡形弗流胡化弗遷哀哉我翁百不斯年惟翁尊
人為名御史豸冠繡衣霜稜嶽峙閩方攬轡丹陛簪筆
桑榆晚榮蘭芽乃茁翁幼而孤其氣槩雄中而挾詞俯
仰生風借資南宮策名委質秩拜典客威儀棣棣五日
治行三日秣駒使彼漳南玉節金符宣我諭旨夷王崩

角惟天使命敢不奉朔間展父客舊恩屬耳或驩或泣
使君有子報命於朝天子曰能小臣有母孰是臣矜予
告歸里娛綵以樂開枰促觴門有剝啄倒屣文士扶服
民喪容省南國驛希鄭莊熱心直腸斷斷款款削去城府
忘却冷暖我有宿諾千金可貫我有良朋千里可駕所
嗜古篆印章纍纍篇什之佳手抄目披飄鬚龐眉是壽
者相飛食疾步垂老轉壯云胡不天雨淫暴摧靈藥弗
投大命是隨嗚呼哀哉某等交深末契分托密親誼敦

世講情篤比鄰斷金攻玉九原不作朝露夕波彼蒼已
虐居諸不停星紀倏移送往多悲矧翁之思乃歌紫曲
乃酌芳尊哭翁慰翁翁有子孫伯以詩鳴叔以官嗣階
庭林林青緇是肄神理斯在翁為不忘魂兮下來桂馥
椒香

祭安研亭文

東膠之陽山川鬱紆孰望於斯素封而儒嶽嶽憲臣有
美文孫世其家學以揚藝園經生之言探賸抉隱風雅

之叶錦腸繡吻詩泣鬼神賦擲金石刻意攻苦揮毫對
客既晚竹素亦妙丹青花鳥春愁雲烟畫冥其人摩詰
其莊輞川巖壑幽邈松筠靜娟是名西林公所游釣以
觴以咏以歌以嘯亭館依然紫翠常新我行其庭不見
其人嗚呼傷哉才弗世庸年復蚤謝空傳翰墨流聲長
價生席故業沒無餘財曷遺嗣人圖史尊壘爾母爾兄
以偕爾室纍纍在殯窀穸未畢爾子爾女爾孫也晚有
就外傳有襁中壺婚嫁都遙何如尚平三喪何傳貧不

曼卿奈此身事而棄賓客豈蛇之年丁鵬之厄嗚呼傷
哉憶昔髫髻受試爾祖言挹令儀如龍芳杜垂四十載
交懽一日爰締葭莩彌固膠漆忍聞永隔哭公鄉廬暮
而陳觴嗟彼居諸公所未瞑有司封在九原可作以慰
以戴嗚呼傷哉尚饗

祭安老親母吳孺人文

延陵之吳系惟季子禮教家襲官秩世美亦有季女太
史所憐才高詠雪職妙聞絃作嬪華閼實儷哲士鳴鳳

叶占乘龍賀喜惟僉憲公儼在重闈惟翁素封玉食錦
衣處貴不驕居富能嗇敬問寢興躬督蠶織士曰昧旦
女曰鷄鳴力襄本業相勗榮名咄彼敝裘頗狎聲酒御我
短裳空房獨守焚香掃地穆然幽閒林下風氣果見紅
顏晚饒子息出不必已樛木推恩螽斯集祉冥享遐算
以酬靜緣誰歌薤露曾不艾年於惟孺人雲林之侶豈
其厭世終焉霞舉夫君矯矯壯心丕丕迫耆而隕九原
唱隨基之穉兒幸忝婚媾倚玉情新斷金誼舊俄聞丹

旄權即蒼原縱稽宅兆且邇家園百世之盟一觴之獻
靈乎徘徊鑒此繾綣尚饗

祭王親母華孺人文

夫惟鼎族並起詞林喬木相望絲蘿是尋有美哲媛乃
得快婿如鼓瑟琴以偕伉儷事其舅姑如事父母敬問
寢興躬親箕帚夫子藉甚扶杖翩翩戒曰勿急祖武在
前久之不逢陵陽冷落慰曰勿輟力耕乃穫所產素封
而守儒幃青燈熒熒對此牛衣所長夏屋矮簷弗艷容

膝易安且此蠅屈禮法罔愆雍穆有儀從爵可卜戩穀
是宜胡弗登艾一疾而姜雁斷樓頭鸞分鏡裏高堂雙
白迸淚千行何老何壯人生何常傷哉孝女一號同斃
豈從地下將憩上帝妯娒何為母女繼之兩旬四喪一
門孝慈世闕世德蒙禍特慘真宰乖視善人墮膽將無
神理有大倚伏寒盡始春剥極必復思昔東里王翰為
隣稔問懿淑爰締婚姻維余穉兒有來愛女倚玉懷慙
乘龍謬許繫緣之慳尋奪所依相彼二室而暗春暉丹

旄指山素車如水楓落堪悲蘭芬不死言陳楚鴈用釋
莊缶總帳風生靈乎格否

祭萬夫人文

嗚呼世喪母儀宗隕憲師赴者同哀行者增歎矧辱姻
締情百其悲酌酒於筵叩帷陳辭嗚呼哀哉於爍夫人
太陰毓秀德之休明亦固天授惠心婉孌淑質純茂令
儀不忒內則靡疚肇自弱笄有穆其容長而于歸歸中
丞公惟中丞公高明顯融崧嶽其標江海其衷夫人歸

止玉質金相肅拜宗廟虔奉尊章是煥是練是惟蠶桑
是滌是和是惟酒漿爰公登庸抽書秘府白筆入省彤
襜行部皂蓋太原碧幢東土或留或偕翟冠繡黼德全
者昌天祚方穀夫婦悅康光膺祉祿推恩羣御普施疏
族仁聞章明義惠優渥共姜紡績仲尼曰賢貴而能降
夫人有焉膳無珍錯服無麗鮮都人婦子是式是瞻是
名齊德宜享偕老甫臻艾年胡棄中道影分鏡鸞輝揜
婺寶數耶非耶借問蒼昊嗚呼哀哉公我偕舉金石匪

二兩家內子義均姊姊變我季兒實忝子婿構此慘怛
潛焉出涕桓桓中丞嗟我棟梁林林賢肩鼎立珪璋煌
煌慙衰自天未央庶用慰懷以茲不忘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苓石母文

於惟太君實家婁東有子而賢來為寓公寓公之賢嗜
佳山水曰茲九龍鰲泉而美爰御板輿乃營菟裘壽母
燕喜哲人好修焚香掃地清吟細酌時乎興至解衣槃
礴胷蟠丘壑筆泚雲烟生綃半幅青錢幾千薄市甘毳

以佐萊舞母曰予樂何必吾土母齡迫九兒亦踰耆相
守一室相安孝慈是謂色養雖貧亦得誰其背親暮南
朝北寸草謝暉靈萱委除胡不盈百瑞我州閭白頭兒
啼雞骨孺慕痛極終天哀感行路沒斯葬斯言即山岡
委蛻同盡那知異方升堂義篤望墓心惻庶歆芳椒庸
慰藥棘尚饗

祭華節母陸孺人文

古稱敬姜是曰女宗彤管流輝副珈式崇猗歟令母盛

厥嬪德翼子允臧嗣徽靡忒驚湖呈祥鴻嶽表靈鉅公
大族甲姓高門母出於陸世著於吳閭閱相望簪筆伏
蒲胄子女孫婚姻是講爰及結褵室家競爽婦德令柔
君德淑儻拮据閭內公宮用獎胡天不弔早歲云徂所
不即死藐諸遺孤代事姑嫜攻苦茹荼孝翼聖善俯答
玄墟哀哀雙雛其鳴嘒嘒奮翻以飛一乃永逝能不痛
心羣生之制飲泣拊膺聿康厥世惟陰隲善惟天樹貞
蒼天蒼天矜此勞人乃詔仲子爰遵先軌藉藉蜚聲嗣

翮霞舉成均譽髦泰階簪羽伊誰之功奉儀授鉅寧之
紈綺澣濯斯陳寧之纂組織紐斯親寧甘縞素爰示儀
型借曰苛矣範彼孤惇言相樹護歲休堅好疇茲令淑
乃弗壽考禕服斑衣宜爾長保云胡不祿卒焉終老繫
余次兒承慈秉恩瞻衣在御慰誨如存卜宅北原哀輒
屆門旋陳玉帛前奉犧尊嗚呼哀哉尚饗

祭鄒封君文

相彼醴泉流方折圓孰濬發是其源涓涓跂彼長松垂

陰百畝人亦有言根深葉茂猗歟太翁含和葆真通非
狗物介不絕塵鼓篋芹宮擔簦壁水道亢古今義窮經
史翁語雕蟲壯夫所鄙浮世榮名視同脫屣為政於家
春靄冬曦佚蕩夷易溫溫色詞為德於鄉霜雨以時五
服之內咸食其施乃鍾象賢聯翩獻賦容駟高門漸鴻
要路有倬次公夜光連城望郎出守再典文衡維皇錫
孝推恩所生綏爾綸綍賁爾簪纓醉心花月怡情松竹
白公香山李老盤谷行開九袞擬膺百福共羨栖鸞俄

驚賦鵬其於令子年誼所敦爰以家兒尚翁女孫兩家
相望載欣載奔殷殷肺腑啞啞笑言兒天顏年明我不
德有貌未亡猥蒙勤恤翁復棄世遽返冥極既盡且傷
痛薪艱棘言攜二稚敬拜帷堂乃奠於饋乃酌之觴歛
歔酸鼻迸淚沾裳白雲蒼莽髣髴來嘗尚饗

祭蔣母曹孺人文

夫惟太君秀毓江干家承禮法代襲衣冠厥祖柱下嶽
嶽持斧本所自出玉堂彰組大姑流譽季女推賢百里

遠嫁百歲締緣箕帚敬共琴瑟靜好芳挹芷蘭潔修蘋
藻老姑殘齡上食夔夔前子吾子穆姜吾師雞鳴戒勤
書聲雜杼二簋安儉短衣楚楚窮通有命不以夫榮白
頭青衿偕老亦亨言稱未亡爾命不淑福不臻五壽止
踰六嗚呼傷哉嗟爾君子我所嚴事奇文我賞周親我
字維則維程胡然雁行伯姊如母余妻所莊人亦有言
感恩知已一飯未忘九原不起難酬異世追數當年忍
聞入土下淚如泉丹旆將翔總帷非隔肺腑寫哀魂歸

來格嗚呼傷哉尚饗

祭鄒孺人文

世德之後再起斯文惟朝列公德勲不羣惟太夫人淑
惠令聞宜於名牧作宦惟勤不有賢媛孰延其賚桓桓
鄭宗保世滋大是昔作州以勞以屯夫人儷德分艱剖
辛豈無六珈布衣練裳豈無庖官濃鮮却嘗以相夫子
沛茲甘棠人亡彌思德亡彌光交交者禽惠我好音像
而祠之桐鄉之心人見其赫莫覲其陰陰隲格天善餘

慶深乃誕高賢奕世惟芬家學之承資以事君事君伊
何奉此三尺爰奉簡書以莅澤國百城喁喁仰見天日
載笑載言載荷明德無庸願公公唯有母願公將母百
千其壽天胡不仁忽奪我慈使我明君銜卹而歸千里
遡流蜀道崎嶇母有賢子瞑目含怡其若吳民止有餘
悲嗚呼哀哉人亦有言河潤九里公迴盼睠施及小子
服義歌德滿門沒齒母吾大母百身可抵豈惟邦人失
其怙恃公宵以奔總帷淒其敢申厥辭用寫我悲尚饗



宗伯集卷七